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卷之三

二南里人　編次

三山道人　繡梓

第十一回

白城隍戢掌溧水　張天師怒發碧峯

詩曰

萬峰秋盡百泉清　舊鎖禪扉在赤城　楓浦客來烟未散
竹窓僧去月猶明　盃浮野渡魚龍遠　錫響空山虎豹驚
一字不留何足訝　白雲無路水無情

這詩是單道僧家的却說城隍說道天下城隍都姓紀那一位神道說道溧水縣城隍不姓紀長老道難爲你兩家硬証你們說天下城隍都姓紀的說出一個都姓紀的緣由來你們說溧水縣城



護國祈靈瑞靄祥雲三洞曉

白城皇戢掌溧水

為民禔福和風甘雨萬家春



隍不姓紀的。說出一個不姓紀的緣由來。城隍菩薩就搶出說道
小神親事漢高祖。見危授命。為臣死忠。以此勅封我為天下都城
隍。到如今歷了多少朝代。熬了多少歲寒。豈有天下之大。另有一
個天下。都城隍之外。另有一個城隍。以此天下城隍都姓紀。長老
道。你說溧水縣城隍不姓紀的。怎麽說。那神說道。這話兒說起來
且是長哩。長老道。但說不妨。那神說道。當原日廿八洞神仙前赴
西池王母大宴。那七位神仙去得快爽。獨有呂純陽駕着雲頭
着霧。自由自在。逍遙而行。正行之際。猛聽得下界歌聲滿耳。他便
撥開雲頭。望下瞭着。只見是個南朝城中。有花巷裏。一所花園。花
園之內一個閨女。領着幾個丫環。行歌互答。原來這個閨女領了
幾個丫環。看見那百草排芽。是花開放。不覺的唱個舊詞兒。說道
二九佳人進花園。手扯花枝淚漣漣。花開花謝年年有。人老

再少年內中就有個知趣的丫頭就接着唱一個說道可嘆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寸金使盡金還在過去光陰那裏尋天下事有個知趣的就有個不知趣的那不知趣的就唱一個說道十三十四正當時只我十八十九還婚姻遲二十三十容顏退衾寒枕冷那個知。呂純陽聽知這些歌兒心裏說道小鬼頭春心動也待我下去走一遭來便自撥住雲頭落在花園之內。呂純陽本是標致再加变上了一变越加齊整真個是潘安之貌子建之才。你便是個鐵石人。也自意惹情牵你看他頭戴的紫薇折角巾。身穿的佛頭青縐紗直裰脚穿的纏腿兒暑襪三廂的履鞋竟迎着那閨女兒走那個女孩兒家臉皮兒薄薄的羞的赤面通紅轉身便走好個純陽粧着個嘴臉兒趕上前去陪一個小心唱一個喏那閨女沒柰何也自圓了一拜純陽說道小娘子休怪那閨

女帶着惱頭兒說道君子你既讀孔聖之書豈不達周公之禮怎麽無故擅入人家純陽又故意的陪個小心說道在下不足是黌門中一個秀才適纔有幾位窗友拉我們到勾欄之中去耍子是我怕宗師訪出來飲酒宿娼有虧行止不便前程因此上廻避他不覺的擅入潭府搪突之罪望乞恕饒那閨女說道既是如此叫丫頭過來你送這位相公到書房裏去廻避一會罷女孩兒抽身先自歸到內房去了那曉得這個丫環聽着個秀才唆撥到不領他到書房裏去反又領他到卧房兒裏面來這個女孩兒一則是早年喪了父母嬌養了些二則是這一日母親到王姨娘家裏去了三則是禁不得那個秀才的溫存四則是喫虧了這些丫頭們的攛掇故此呂純陽就得了手自後日去夜來暗來明去頗覺的熟熟了卻說母親在王姨娘家裏歸來那曉得這一段的情故只是

女兒家容顏日〻覺的消瘦唇兒漸〻淡臉兒漸〻黃為〻母的未見心下不忍只見明日是個七月初一日母親說道兒子你今夜早些安歇罷明日是個初一日我和你到南門外梅廟裏去進一炷香進了香回来我和你到長干寺裏去聽一會講經說法散一散你的悶兒来果然是到了明日兩乘轎子出了門進了廟拈了香轉回来竟投長干寺而去只見寺裏正在擂鼓法主升座說經四衆人等聽講歌一會香盡經完法師下座看見了這個白氏女問道這個道人貴姓還是那家的只見那母親向前下拜說道弟子姓白這是弟子的小女小名叫做白牡丹法師道他面上却有邪氣白氏母道邪氣敢害人麼法師道這條命多則一個月白氏母道望乞老爺見憐和我救他一救法師道你回去問他夜晚間可有些甚麼形跡你再来回我的話我却好下手救他白氏母轉

進家門。把個女兒細盤了一変。女兒要命。也只得把個前縁後故細說了一過。明日個白氏婆。尋到長干寺。見了法師。把個前項事也自對他細上的說了。法師道。善菩薩你来我教你一段工夫如此如此。白氏婆婦来對着女兒道。我教你救命的工夫如此如此。這女兒緊記在心。果然是二更時分。那秀才仍舊的来。仍舊的事。這女兒依着毋親的教法如此如此。把那個呂純陽激得爆跳。原来呂純陽。人〃說他酒色財氣。其實的全無此說。這場事豈為貪花。却是個採陰補陽之術。那曉得那個法師。打破了機關。教他到交合之時。緊溜頭處。用手指頭在左肋之下。點他一點。反把他的丹田至寶。卸到了陰戸之中。這豈不是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故。此呂純陽激得只是爆跳。飛劍就来斬這白氏女。這女兒都慌了。虧着討饒。就說出長干寺裏的法師来。那純陽飛劍到長干寺裏

去斬那個法師。原來那個法師又不是等閑的。是個黄龍禪師。這
口劍飛起來。竟奔禪師身上。那禪師喝聲道。孽畜。不得無禮。用手
一指。竟插在地上。洞賓看見那口雌劍不回來。急忙又丟起個雄
劍。雄劍也被他指一指。插在右壁廂。洞賓看見。却自慌了。駕雲就
走。黄龍將手一指。把個洞賓一個觔斗。番將下來。洞賓轉身望黄
龍便拜。說道。望慈悲見恕罷。黄龍道。我也肯慈悲你。你却不肯慈
悲別人哩。洞賓道。今後曉得慈悲了。黄龍道。你身上穿得甚麼。洞
賓道。是件納頭。黄龍道。可知是件納頭。你既穿了納頭。行如閨女。
坐像病夫。眼不觀邪色。耳不聽淫聲。纔叫做個納頭。焉得這等貪
愛色慾。洞賓道。這的是我不是。從今後改却前非。萬望老師還我
兩口劍罷。黄龍道。我待還你劍來。其實你又傷人。洞賓道。再不傷
人了。黄龍道。這兩口劍。留一口雄的在我山門上。與我護法。雌的

還你罷洞賓先生走向前去拔出雌劍來拿在手裏黃龍法師說道劍便還你還不是這等的佩法先生道又怎麼個佩法黃龍法師道你當日行凶劍插在腰股之間分為左右今日這口劍却要你佩在背脊上要斬他人拔出鞘來先從你項上經過斬妖縛邪聽你所用如要傷人先傷你自己先生道謹如命故此叫做個洞賓背劍洞賓得了這口劍又說道弟子沒有了丹田之寶赴不得西池王母蟠桃大會望老師再指教一番法師道我送你到龍江閘叫船一百二十里水路竟到儀真縣儀真縣叫船七十里水路竟到揚州府揚州府叫船一百二十里水路竟到高郵州到了高郵不要去了你就在那個地上尋個處所養陽九年功成行滿再朝玉京洞賓先生得了口劍又得了養陽的處所竟自拜謝而去至今高郵州有個洞賓養陽觀的古跡却說白氏女叫做個白牡

丹得了純陽的至寶。月信愆期身懷六甲。懷了二十個整月。方纔
分娩生下一個娃々來不至緊。只見頂平額潤。天倉飽滿地角方
圓雖則初然降生。就像個兩週三歲的模樣。白氏母。沒柰何只得
養了他。養到五週六歲教師開蒙。七歲八歲四書五經。無不通曉
九歲十歲旁及諸子百家。十一十二淹貫了三教九流總括了五
車百藝。十三歲入學。十四歲中舉。十五歲登黃甲。初任句容縣知
縣。六年考滿。考上々行取過京。補廣東道監察御史。柱下彈劾驄
馬風生。三迁九轉。一轉々到兵部侍郎之職。因馬南朝謁陵遲往
溧水縣住下。這個白侍郎一清如水。與百姓水米無交。秋毫無犯
只是心上喜好的有一件東西。是個甚麽東西。却說白侍郎秋毫
不染。只是喜歡的雞子。每日侵早起來。要雞子做上一碗湯潤其
心肺。因此上逢府州縣行頭鋪戶。逐日買辦進來。送進衙來交與

貼身的門子忽一日舖戶進了雞子門子接了他的就安在衣裏之內到於三更時分門子們都已睡了只有包侍郎眼睜睜的睡不成来只見一羣鼠耗把此雞子盡行搬運去了怎麼鼠耗搬得雞子動原来兩個鼠耗同來一個仰着睡在廚裡把個雞子抱在肚上四個爪兒搭定了這一個把個嘴兒咬着那個睡的尾巴逐步的拖也拖將去了拖來拖去盡行去了包侍郎見之心裏想道天下事那裏沒有個屈情明日個起來不見了這些雞子門子沒有甚麼交付廚子廚子沒有甚麼去做湯侍郎坐在堂上只作不知故意兒叫過四個門子來拷究他一番打的打夾的夾拶的拶攢的攢也有招道偷喫了的也有招道偷出去了的那個肯得是個鼠耗之災侍郎看見這等屈打屈招心裏想道天下有多少屈情的事我做了數十年官錯斷了多少屈情的事我為官受祿一

場不能為國為民反做下了這等無常孽帳枉就了這個人身哎
着牙齒嗑[嘩]叮一聲响猛地裏照着天柱上寧道一個哼通不至鎏
撞得腦漿似箭口血如流命染黃泉身歸那世當有諸神上表奏
知玉皇大帝說道下方有這等的清官怕屈了民情寧可己身先
歿玉帝差了許真君傳下旨意把個白侍郎宣進兜率宮竟到靈
霄寶殿玉皇設宴款待了他因他在溧水縣身亡就勅封他為溧
水縣城隍管事寫勅與他到任管事故此溧水縣城隍姓白你怎
麼道天下城隍沒有個別姓長老道我和你辯了罷天下城隍姓
紀溧水縣城隍姓白那神說道好了他些長老道你敢就是白城
隍麼那神說道不是長老道你既不是白城隍怎麼來費這許多
的唇口那神道不公不法許諸人直言無隱長老道你是何神那
神說道小神是天下的都土地長老道你怎麼和城隍一樣粧束


結怒金階亂詹楹之橫豎
張天師怒發碧峰

發嗔寶劍混施厲之妍媸



都土地說道我本與他對敢前止有那下面站的小土地纔受他
的節制。長老起頭看來。只見下面一些矮矬〻的老兒。頭戴的一
色東坡巾。穿的一色四廂直裰。繫的一色黃絲縧。脚蹬的一色三
廂儒履。手拄的一色過頭拐棒。長老道。你們是何神道。那些矬老
兒說道。小神都是當境土地之神。長老道。到此何幹。衆土地說道
特來迎接。長老道。連都土地俱請回罷。長老發放了這些土地。此
時已經是四更時分。長老拽了九環錫杖。離了婁廟兒之門。只見
街坊上的人鬧〻哄〻。他看見個民居稠密。心裏想道。也是到南
膳部洲來走一遭。不免度一個超凡入聖。正果朝元。方纔是我為
佛的道理。你看長老的法身。長有八尺五寸。好不躴躿。方面大耳。
削髮留鬚。好不⿺尢思⿺尢留。一手抗着九環錫杖。一手托定紫金鉢盂。口
裏吆喝着貧僧化你一餐齋。行了這等幾十家的門面。並不曾見

一個發慈悲的世主來。再走〻到前面一擁十二間的門面富豪
道此中高樓大厦。一定有個善菩薩來結緣。那曉得走到他的門
前。叫聲貧僧化你一餐齋。門裏閃出一個下濕下落不三不四不
上串的臘梨頭來。人便是個臘梨頭。嘴卻是個痾屍嘴。看見和尚化
齋。他說道老爺再過一家兒罷。長老站着不動。他就揉着長老的
膊子。竟自推到隔壁。那人家裏去。那隔壁的門裏又閃出一個不
尷不尬不伶不俐。沒擺佈的邋遢頭來。說道你這人好沒路數。你
家門前的和尚。推到我家門上來。那臘梨頭性急如火。揪着這個
邋遢頭就是撏毛。就是搗眼。兩下裏混打做一堆。歇會兒街坊上
走出幾個硌〻硠〻紇〻繨〻的地方來。到不去勸鬧。且加上個
破頭楔。說道這和尚化甚麼齋。衆人到把個長老推了幾推。一推
推到街那邊去了。街那邊又推到街這邊來。為甚麼把個長老推

上權下。原来此今是永樂爺興道滅僧。故此地方上嚴禁。長老只好笑一笑。心裏想道。經典上說。南無。南無果真是慈悲方便的。南贍部洲却也無此。時已是五更天氣。萬歲爺要陞殿。文武百官要進朝。長老撞開步。來離了上新河。進了江東門。又進了三山門。過了陡門橋。過了行口。過了三山街。過了淮清橋。過了大中橋。過了崇禮街。過了五條街。竟到正陽門上。正走之間。撞着一位黄門官來了。那打路的官牌。吆喝着下來。長老吆喝着化齋。那官牌起頭一看。只見一個光光的頭。戴着甑兒帽。穿着染色衣。一手托個鉢盂。一手是条錫杖。明明的是個和尚也。那官牌且是利害。看見是個和尚。鞍籠裏。摘出一根荊條来。撬脚就打。那曉得和尚到不曾叫一聲。自家肐膝頭兒上。到喫了一下。若把個官牌急將起来。一發躁的和尚緊不覺的黄門官到了面前。問說道甚麼人在這

裏去都是六案傍邊一句言。官渾說道聖旨滅僧興道。五城兩縣
現在挨拿。街坊上頭髮稀兩根的。也要拿去擄限。臘梨禿子。賍得
不敢出門。這個和尚大搖大擺。吆喝着化齋。不知仗了那個的勢
力。靠了那個的門墻。黃門官道。你這和尚是山上長的。是水裏藻
來的。你也有兩個耳朵。豈不曉得當今聖旨興道滅僧。長老道。小
僧是外京來的。故此不知。黃門官道。既從外京而來。我這京城的
禁門裏十三。外十八。你從那一門進來。長老心裏想道。纔若說了
從那一門進來。却便難為了把門官。我心何忍。好個長老。低頭一
想。計上心來。反請問朝使大人僊鄉何處。黃門官到也是個有德
器的。見這長老問他。他荅應道。學生是嶶州人。長老道。既是嶶州。
便可知道。黃門官道。怎麼是嶶州便可知道。長老道。若是本京人
却不知道外京的事。故外京的府州縣道。俱有城墻。城墻上俱有

城樓。城樓上俱有白粉的牌。牌上俱有黑墨寫的字。寫着甚麼門走路的便曉得進了甚麼門。京城是日月腳下。建都之地。四牆雖然高聳。却沒有個城樓。沒有個牌扁。況且小僧又是三更半夜。知道那個裏十三。外十八。那打路的官牌。夙氣不散。稟說首小的押從舊路回去。看是進的那一門。長老道。小僧來時倒了我佛法了幾個角。知道那是走的舊路。黃門官道。既如此。我這裏不究門官。尋一究你。長老道。多謝搭救貧僧。貧僧無恩可報。黃門官道。說甚麼搭救。我這裏追究着你。長老道。追究還是何如。黃門官道。輕則祠祭司拿問。重則梟首示眾。長老道。朝使大人好意。小僧不曾見過大事。黃門官道。怎麼不曾見過大事。長老道。若要貧僧梟首。就看煩朝使大人替了。也不是甚麼大事。黃門官道。自古只有個仗義疎財。那裏有個仗義疎命的。長老道。當原日有個喜見菩薩。

火焚身佛三日又有個妙庄王香山修行為因父王染疾要雙
兩手眼煎湯作引子就卸下手眼救取父王以致現出千手千眼
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纔登觀世音正果又有錫臘太子捨了十萬
里江山雪山修行以致烏鴉巢頂蘆笋穿膝且又捨身喂虎割肉
飼鷹看起来已前的人都捨的死如今的人到都捨不得死官牌
道好個大話黄門官道且押着他待我進朝請旨定奪道猶未了
只見金殿上鐘鼓齊鳴已是早朝時分只見

大明宮殿欝蒼蒼　紫禁龍鍾直曙香　九陌羣軒爭道路
一披寒玉任烟霜　須聽瑞雲傳心語　更喜文鸞繡鷺行
共説聖朝容直氣　期君此日奉恩光

却説早朝時分萬歲爺陞殿文武百官班齊黄門官奏道午門外
有一個和尚聽宣萬歲爺道我這裏滅僧怎麽又有個和尚来見

朝想必是有些神通本事的總来旨意一道宣他進朝那長老聽見宣他進朝他大搖大擺走將進去他又不走左邊文官的街他又不走右邊武官的街他逕直走着萬歲爺的金階御道兩邊校尉喝聲道那是爺的御道怎麼和尚敢走長老道我自幼兒貼小的人三条路只走中間見了萬歲爺也不行大礼只是打個問訊把個手兒略節的擧一擧鴻臚寺說道和尚怎麼不拜長老道國泰民安只可說個興怎麼說個敗萬歲爺已經是滅僧看見這個和尚捨了御道又不行禮龍顏大怒喝令當駕的官綁出午門外去梟首只見殿東首履聲咭々玉珮琤々閃出一位大臣叫聲刀下留人原来是個荊襄誠意伯的姓劉名厶只見他垂紳正笏萬歲三呼說道臣啟陛下天下寺院甚多寺院裏僧家最衆面奏朝廷的郤少今日這個和尚面君多因有個来歴望陛下詳察之罷

壞禮法不順耳斬不遲萬歲爺道依卿所奏放那和尚進来和尚
說又進来萬歲和尚有甚冤屈捨身見朝長老道因為上位滅
我僧家特来見駕萬歲爺道是我滅你僧家你有何話說長老道
昔日漢文帝不曾斬得僧頭希夫人不曾破得僧戒上位乃是千
千代帝王之班頭萬萬年皇王之領袖天高地厚春育海涵於人
何所不容況且三教九流都同是一位之赤子上位何厚何薄何
愛何憎今日這等滅僧興道萬歲爺道這原是龍虎山張天師奏
的本道循未了只見黃門官奏道龍虎山張天師收雲下来現在
門下聽宣聖旨一道宣天師進朝天師進了朝五拜三叩頭行禮
已畢萬歲爺道先生海上風霜多有勞頓天師道這都是為臣的
理當怎麼說個海上風霜四個字原来天師過海去採長生芝草
進貢朝廷故此海上風霜天師轉眼一看只見丹墀裏面跕着一

個和尚帳上的又奏說道陛下既已滅僧興道怎麽又把這個和尚放進朝門之內這叫做是已身不正焉能正人伏乞陛下詳察萬歲爺道自從五鼓設朝直到這早晚文武兩班在此國事不曾分理半毫看這和尚進来盤今傳古將凡比聖偏然有個許多閑說我也是没柰他何處天師大怒喝令團營校尉拿送禮部祠祭司却不知這個和尚拿送禮部祠祭司他怎麽樣兒分說却不知禮部祠祭司拿到這個和尚怎麽樣兒發落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張天師单展家門　僧道們兩班賭勝

詩曰

交光日月煉金英　一顆靈珠透室明　擺動乾坤知道力

逃移生死見功神　逍遙四海留踪跡　歸去三清立姓名

直上五雲雲路穩　紫鸞朱鳳自來迎

這都是說道家的詩兒。却說天師大怒，喝令圓牌校尉，拿送禮部祠祭司。長老微微而笑說道：拿我到祠祭司，却待怎麽？天師道：追你的度牒，發你邊遠充軍。長老心裏想道：我生時還沒有日月，那裏有天地？這三教九流，都是我們的後輩，何況一張真人乎？心裏雖是這等想，却又不可漏洩天機。問說道：你莫是個張真人麽？天師道：我是與天地同休的天師。麒麟殿上無雙士，龍虎山中第一家，你豈不知道？長老道：你也只是這等一個人物。天師道：你又是甚麽樣的人物？長老道：我們出家人，也不支架子，也不貪真癡，也不欺心。滅那一教？是法平等，無有高低。但不知你有何能，欺心滅我佛教？天師道：你還不曉得我的道法



張天師单展家門

整拂家門三尺太阿雄宇宙

具陳法力半肩符水蕩妖氣



獨處乾坤萬象中　從頭歷歷運元功　縱橫北斗心機大
顛倒南辰膽氣雄　鬼哭神號金鼎結　雞飛犬化玉爐空
如何俗士尋常覔　到得稀夷第一宮

你還不曉得我的修煉

水府尋鉛合火鉛　黑紅紅黑又玄玄　炁中生炁肌膚換
精裏含精性命團　藥返便為真道士　丹還本是聖胎仙
夕僧入定虛華事　徒費工夫萬萬年

你那曉得我的丹砂

誰知神小玉華池　中有長生性命基　運用須憑龍與虎
抽添全仗坎無离　晨昏煉就黃金粉　頃刻修成白玉脂
齋戒餌之千日後　等閒輕舉上雲梯

你那裏曉得我的結証

曾經天上三千劫　又在人間五百年　腰下劍鋒橫紫炁
鼎中丹藥起雲烟　纔騎白鹿過滄海　又跨青牛入洞天
假使無為三淨在　也應聯轡共爭先
你那裏曉得我的住家
㑹世何人悟我家　我家別是一年華　盈箱貯積登仙籙
滿鼎收藏伏火砂　解飲長生天上酒　開栽不死洞中花
門前不但蹲龍虎　遍地紛紛五彩霞
你那裏曉得我的神劍
金水剔柔出上曹　凌晨開匣玉龍嚎　手中氣禀冰三尺
石上精神蛇一条　奸血點隨流水盡　凶豪氣逐濇痕消
剗除塵世不平事　惟我相將上九霄
你那裏曉得我的玉印

朝散紅光夜食砂　家傳玉璽最堪誇　精神命脈歸三要
南北東西共一家　天地変同飛白雪　陰陽會合産金花
須知一印千張紙　跨鳳騎龍謁紫霞
你那裏曉得我的符驗
篆却龍文片紙間　飛傳地軸與天關　呼風喚雨渾能事
遣將驅兵只等閒　閃動須彌翻轉過　拿来日月逆周旋
若遇鬼怪妖魔也　歛手歸降敢撒蛮
你還不曉得宋仁宗皇帝御製一篇賦單道三教之内惟道為尊
三教之内　惟道至尊　上不朝於天子　下不謁於公卿
避凡籠而隱藉　脫俗網以似真　樂林泉兮絕名絕利　隱
岩穴兮忘辱忘榮　頂星宮而耀日　披布褐以長春　或流
頭而跣足　或了髻以包巾　摘鮮花而砌笠　折野草以[illegible]

臨吸井泉而漱齒　嚼松栢以延齡　歌膺鼓掌　舞[illegible]
雲　遇儒客兮則求玄問道　會道友兮則詩酒講文　笑傲
華之濁富　樂自在之清貧　豈一毫之罣礙　無半點之塵
纏　或三三而參同契悟　或兩兩以話古譚今　話古譚今
兮嘆前朝之興廢　參同悟契兮究性命之根因　任寒暑更
変　隨烏兎遂延　蒼顏返少　髮白還青　摟單箕兮臨清
流潔斋糧炊爨以充飢　提籃鋤兮入山林採藥餌遍世以濟
人　解安人而利物　或起死以囘生　修生者骨之堅秀
達道者神之最靈　判吉凶兮明道易象　定禍福兮察察人
心　闡道法揭太上之正教　書符籙除人世之妖氛　降邪
魔於掌上　步罡氣於雷門　扣玄關天昏地暗　激地定鬼
伏神遵　默坐靜室存神奪天地之秀氣　閑遊通衢過處採

日月之精英　運陰陽而煉性　養水火以胎凝　二八陰消兮若恍若惚　三九陽長兮如杳如冥　按四時而採取　夫九轉以丹成　跨青鸞直冲紫府　騎白鶴遍遊玉京　參乾坤之正色　表妙道之慇懃　此儒教兮官高職顯富貴浮雲

此釋教兮寂滅為樂豈脫凡塵　朕觀三教　惟道至尊

張天師這一席話。也不是個漫言無當。也不是個闘靡誇多。大抵只是要壓倒個僧家。好滅和尚的長老心裏想道我若是開言便傷了和氣。却也又沒個甚麼大進益不如穩口深藏舌權做個癡呆懵懂人。故此只作一個不知。天師看見個長老不開口他又把個言話兒挑他一挑。說道你做和尚的也自說出你和尚的家數來。長老滿擠着輸的自己說道我們遊方僧有個甚麼大家數哩住的不過是個圓庵堂破廟穿的不過是個百衲鶉衣。左手不離

個鉢盂右手不離是根禪杖天師得了他的輸着好不歡喜也說道可知是和尚的家数了。住的庵堂破廟就只是個花子的伴當。穿的百衲鶉衣半風子也有幾斗，左手的鉢盂是個討飯的家火右手的禪杖是個打狗的本錢。天師嘴裏說着到不至緊，兩邊文武百官也覺得天師犯了個忒字兒，可可的姚太師又馳騁還鄉去了，故此天師放心大口說話。長老道既是天師的道法精妙，可肯見教小僧麽。天師道憑你說個題目來。長老道就請教個出神遊覽罷。天師道此有何難，萬歲爺看見這個天師發怒生嗔，恐有疎失，即時傳旨着僧道各顯神通，毋得粗糙生事。天師得了旨意越加精神，就於金階之下閉目定息，出了元神，多官起眼看時，只見天師面部失色，形若死屍，去了半晌，尚然不回。及至回來，心上覺得有些不快，心裏雖則是有些不快，皮面兒上滅個洋上得志

的。說道。我適来出神。分明要遠去偶過揚州。只見瓊花觀裏瓊花盛開。是我細細的翫賞一番。長老道。怎麽回得遲。天師道。遇着后土元君。又進去拜謁太宗。又從海上戲耍一番。故此来遲。長老道想是帶得瓊花来了。天師道。人之神炁出遊。止可見物知事而已。何能帶得物件来也。和尚既出此言。想是你也會出神。想是你的出神。會帶得物件来也。長老道。貧僧也曉得幾分。天師道。你今番却出神遊覧来我看着。長老道。貧僧已經隨着大師去遊覧瓊花觀来。天師道。你帶得瓊花在那裏。長老把個瓢帽兒挺一挺。取出兩瓣瓊花来。天師接手看着。果是瓊花。百官見之。果是瓊花。那時獻上萬歲爺。萬歲爺說道。天師此行。好像個打雙陸的。無梁不成。反輸一帖。原来天師出神去了。長老坐在丹墀之中。眼若垂簾。半醒半睡。也在出神。只是去得快。来得快。人不及知。天師出神。只到得

州去了許久。都是長老把根九環錫杖橫在半路中間，天師的元神撞遇着個毒龍作耗，沿路稽遲。及至長老收起了錫杖，天師纔得回來。卻說天師喫了虧，心裏明白，只是口裏不好說得。其實的豈肯認輸，說道："和尚，你既是有些神通，我和你同去罷。"長老道："但憑天師尊意。"天師道："先講過了，不許蠱毒魘魅。"長老道："出家人怎麼敢。"卻說天師依舊在金階之上，閉目定息，出了元神。長老眼不曾開，早已收了神，笑吟吟的站在丹墀裏面。天師又去了熱多時，纔方一身冷汗，睜開眼來。天師又是強闘剛說道："今番和尚出神，曾在那裏遊覽來？"長老道："天師到那裏，貧僧也到那裏。"天師道："我已經在杭州城裏西湖之上遊覽一番。"長老道："貧僧也在西湖上來。"天師道："我已帶得一朶蓮花為証。和尚，你帶些甚麼物件來？"長老道："貧僧帶的是一枝藕。"天師道："你的藕是那裏得來的？"長老道

就是天師花下的天師道你試拿來我看看及至長老拿出藕來還有個小帶兒在上面都是接着天師蓮花的這百官微微的笑了一笑說道天師得的還是妍華長老得的到是根本天師心上十分不快說道和尚你既是有這等神通今番我和你遠去些長老道但憑尊意小僧願隨天師收拾起一股元神仍舊在於金階之下閉目定息長老也仍舊在丹墀之中閉目定息長老終是來得快天師又過了半晌纔來長老又笑着天師覺的又有些惱頭兒說道和尚你今番都在那個遠處來也長老道你在那裏收桃子時我也在那裏了天師道我在王母蟠桃會上來可惜的去遲了些止剩得三個桃子都是我袖了他的來長老道貧僧也收了一個來天師聽知長老也收了一個心上犯疑把隻手伸到袖兒裏掏一掏左也只是兩個右也只是一隻天師道和尚的桃子敢

是偷得我的長老道。是我拾將来了。天師道。敢是說謊麼。長老道
說謊的吊了牙齒。一手挺起一個氈帽。一手取出一個仙桃。天師
又覺的掃了他的桃子些。文武百官本等是說天師高妙。也有說
這和尚却不是個等閑的那漢。内中只有個劉誠意。他是個觀天
文察地理。通幽明。知過去未来的。看見天師兩番收神遣慢。他神
占一課。心上就明了。原来天師杭州轉来。是長老把個九環錫杖
竖着在路上。变做了一座深山。天師悞入其中。不知出路。長老收
了錫杖。天師纔找着歸路。天師王母蟠桃會上轉来。又是長老把
個九環錫杖。在于歸路上。劃成一条九曲神河。天師循河而走。走
一個不休。長老收了杖痕。天師纔找着歸路。又振了小小一個術
法。丟了他一個偎桃。故此三番兩次。長老收得快。天師收得遲。却
說萬歲爺看見這個和尚有好些不遜天師處。即時發下一道旨


佛廣無邊截瓊枝寸寸是寶
曾道兩班賭勝負

道超有象析壇特片片皆香



意来。説道適来兩家賭賽。都是些傍門小乘。以後不宜如此戲謔天師就趂着這個言意要柰何這個長老。説道和尚我今番明々白々和你賭個勝。長老硌々硧々説道。但憑々々天師道都要呼的風喝的雨。令牌响處天雷霹靂。遣將幾位天將下来。教他東他不敢往西教他南。他不敢往北。却要這等様的神通。長老道。賭些甚麽。天師道我輸了我下山。你輸了你還俗。請肯定奪不得有違長老道這罰的輕了些。天師道。還要怎麽様的重罰。長老道都要罰這個六陽首級。我輸了。我的六陽首級砍下来與你。你輸了你的六陽首級砍下来與我天師道就罰了這個六陽首級罷。把個文武百官唬得只是心裏叫苦。口裏不敢作聲。萬歳爺聽知罰了六陽首級。也慮及天師怕一時有些差錯。即時傳旨宣天師上殿三宣而召直至金臺鼓擊天柱下。萬歳爺坐在九龍墩墹之上。

個玉圭指定了天師說道這個和尚遠来尋你必有大[illegible]
家懿定了有個真傳實授你便與他賭個輸贏但若是傍[illegible]衝
到也不消露相羅待我發起怒来入出他到午門外去体面上還
好看些天師道臣的印劍符章都是從始祖以来傳授到于今日
現有符驗一箱神書十卷驅神役鬼正一法門臣豈惧這個和尚
聖旨道既是如此任你施為下去罷又傳聖旨宣那和尚上来只
見碧峯長老大搖大擺的將上来萬歲爺道你與我国天師賭勝
事非小可你不可看的恁般容易長老道輸贏勝敗人間常理萬
歲爺道你輸了不要哀告于我我這裏王法無親長老道普天之
下那一座名山洞府沒有個捨身岩那還是平白地攛將下去跌
似一塊肉泥貧僧今日賭勝而死死得有名何惧之有萬歲爺道
你不要說這等的大話你且到丹墀底下去看長老方纔下来只

見殿東首閃出一位大臣來，整紳正笏，萬歲三呼。萬歲道：「見朕者何人？」那一位大臣奏道：「臣誠意伯劉ㄙ。」萬歲道：「有何奏章？」劉誠意道：「僧道比勝，比軍門厮殺不同。那軍門厮殺的，還按個軍令收放，有個踹頭。這兩家賭勝，都是些書符誦呪，役鬼驅神，贏了的歡喜，輸了的羞慙。臣恐羞慚的，擊石有火，遣下惡神惡鬼來，却這九間金殿不便。萬歲爺道，却要預防他兩家，不致後患，纔為穩便。」劉誠意道：「今日僧道兩家，須則各要幾個官保，纔無後患。」萬歲爺道：「依卿所奏。卿且退班。」劉誠意下班。即時傳下旨意說道：「今日僧道賭勝，着文武班中取保。願保者書名畫字，後有疎虞，連坐不貸。」旨意已到班部中，閃出一位大臣，說道：「小臣願保天師。」萬歲爺龍眼看時，只見是個成國公朱ㄙ，願保天師，書名用印，僉押閑防，退本班而去。去猶未了，班部中閃出一位大臣，說道：「小臣願保天師。」萬歲

爺龍眼看時只見是個英國公張厶願保天師書名用印僉押關防退本班而去去猶未了班部中閃出一位大臣說道小臣願保天師萬歲爺龍眼看特只見是個衛國公鄧厶願保天師書名用印僉押關防退本班而去去猶未了班部中閃出一位大臣說道小臣願保天師萬歲爺看時只見是個定國公徐厶願保天師書名用印僉押關防退本班而去萬歲爺心裏想道天師是我的心腹百官恰好就都保天師卻說這個萬歲爺終是個皇王氣度天地無私看見那個和尚沒有個人保他坐在九龍墩塌上連聲問道文武班中何人肯保僧家一聯問了幾遍只見班部中鴉悄不鳴風停草止原來張天師住在龍虎山中自從漢朝起傳留到于今日根深名大二且屢次遣將驅兵人人曉得故此保的多料定了張天師苦無大疎失若是那個和尚他本等是個北方來的僧

人不知他在那個破廟裏居住，他的嘴兒又硬，口說的無憑，倘有蹺蹊，他那裏又來顧我，故此不保和尚的多。這叫做是個扶起不扶倒。萬歲爺問得發性，坐在九龍墩上問着怎麼保和尚的不見出來。只見文武百官中間，也有說道：「那個敢保和尚。」也有說道：「媒人不挑担，保人不還錢，保了僧人，終不然就要兌命？」道猶未了，班部中閃出一位老臣，頭欺臘雪，鬢壓秋霜，說道：「老臣願保僧人。」萬歲爺龍眼觀看，只見這個老臣還是洪武爺未登龍位以前的人物，今年壽年九十三歲，學貫五車，才傾八斗，本貫太平府當塗縣人氏，現任大學士之職，姓陶名安。領保僧人，他一邊寫着保狀，一邊問着僧人，說道：「你實在的叫做個甚麼名字？我好保你長老。」道：「我俗姓金，號為碧峰，叫做個金碧峰長老。」陶學士說道：「我定保你了。」書名用印，僉押問訖，退回本班而去。去猶未了，班部中又閃

出一位青年大臣說道小臣願保僧人萬歲爺龍眼觀看只見是個誠意伯劉ㄙ願保僧人書名用印僉押關防退回本班而去却說僧道兩家賭勝俱有了保官只見文官武將議論做一陀兒說道今日這樁事保天師的雖多兩員郤都是我背中人物也保和尚的雖少兩員這兩員郤有許多的勾當怎見得有許多的勾當陶學士年將百歲多見多聞劉誠意善知天文能察地理通達過去未來這兩位高人到保了和尚莫非和尚今日有幾分贏了內中又有人說道張天師郤不是等閑之人你不記得洪武爺朝裏他與鐵冠道士賭勝四九天道他還借轉來做個三伏天道去綿襖更汗衫有旋天轉地之力何愁一個和尚內中也有說道不必耽憂頃刻便見只見天師傳下號令仰上江二縣要不曾見過女人的卓子用七七四十九張要不曾經過婦人手的黃絨繩用三

百根要向陽的桃樹椿八根要初出窰門的水缸用二十四隻要不曾經禽鳥踏過的火爐用二六一十二隻要沒有妻室的高手的丹青用六十名要唇紅齒白的青童用五十六名要不曾開葷的符水紙用千百餘張要朝天宮平素有德行的道官用一百二十名要神樂觀未出童限的樂舞生用六十名辰時出牌限巳時初刻一切報完如違以軍令施行卻說上江二縣俱是有能幹的清官兩縣的民快俱是有家私的好漢照牌事理施行即時搬運到皇城裏面去了天師就於九間金殿上立壇把那桌子一張上層一張層得有數丈之高黃絨繩周周匝匝細的綑纏的纏把個桃樹椿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的八卦方位擺開來用八個青童頭上貼着甲馬手裏拿着槌兒不住的打用丹青手綵畫了五方五帝凶神旗號一按東方甲乙木豎着青旗旗上畫的青龍神君二

按南方丙丁火立着紅旗旗上画的火德星君三按西方庚辛金立着白旗旗上画的白虎神君四按北方壬癸水立着皂旗旗上画的黑殺神君五按中央戊巳土立着黄旗旗上画的靈官神君把那二十四隻水缸按二十四氣擺開来用青童二十四個頭上貼着甲馬手裏拿着捧兒不住的把水来攪把那二十四座火爐跟着二十四隻水缸一隻間 坐用青童二十四個頭上貼了甲馬手裏拿着扇兒不住的把火来煽吽那朝天宫一百二十個道官口裏諷誦着黄庭經吽那神樂觀六十名樂舞生口裏吹動着响器壇下許多素齋素食還有許多香燭紙馬還有許多巡風料哨還有許多飛報道情還有許多拾遺補缺天師原是個肯愛奢華的把個皇城裏收拾得相像個極樂天庭一般的景象壇場已畢請天師臨壇天師齋戒沐浴趂宿而来来到壇下直上到卓子

頂上披着髮。仗着劍。躧着罡。步着斗。捻着訣。誦着呪。初然臨壇。還是五更時分。那時節萬里無雲。一天星斗。到這早晚。已自天色漸明。天師在卓子上撮弄得緊。道官在兩邊念呱得緊。樂舞生在四下裏吹打得緊。攪水的攪得緊。煽火的煽得緊。打椿的又打得緊。就把乾坤也逼勒得沒奈何。只見西北方一朵黑雲。漫天而上。早落巳是得了風風兒。漸漸宣雲兒。漸漸漫上地裏天昏地黑。文武百官說道。這早晚要個天神下來。何難之有。早有個當駕的官奏上萬歲爺。說道。此時天昏地黑。怕走了和尚。萬歲爺傳下旨意。閉了皇城四門。不許走了和尚。却說朝內文官武將大約有四百多員。這四百員文武官員豈沒有個六親出家做道士的。又豈沒有個六親出家做和尚的。做道士的看見天師這等作為。其心大喜。做和尚的看見天師這等誇張。心上也却有一點。恰好就有一個

官長山南人氏。現居正二品吏部侍郎之職。姓陳。名么。他有七個公子。第六個公子華蓋星照命。也在善世法門中。這個陳侍郎老大有些不足。天師處心上分明要去作興那個僧家。卻又不見個和尚在那裏。東邊也叫聲年兄。和尚在那裏。西邊也叫聲年兄。和尚在那裏。畢竟不知這個侍郎老爹尋着那個和尚。還是怎麼樣兒作興他。不知那個和尚得了這個侍郎老爹作興。還是怎麼樣兒顯聖。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張天師壇依金殿　金碧峰水淹天門

詩曰

你是僧家我道家　道家丹鼎煮烟霞　眉藏火電非閑說

金殿輝煌雲裏帝城雙鳳闕



靈壇峭峻眼前春樹萬人家



手種金蓮不自誇　三尺太阿為活計　半肩符水是生涯
旣因遠出遊三島　獨自歸來只月華

這一首詩。也是說道家要勝僧家之意。却說陳侍郎着處去找和尚。忽有一個年家。用手一指。說道。那玉闌干下不是個和尚麼。這個和尚。叫做個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陳侍郎擡頭一看。只見一個和尚站在玉闌干下。自由自在。不覺不知。好個陳侍郎。走近前去。舉起牙笏。把個長老的背脊上輕輕的點了一點。長老道。甚麼人。侍郎道。你也幹出你的勾當來也。長老道。叫我幹出那一件來。侍郎道。士農工商。各執一業。你們既與天師賭勝。也像個賭勝的總好哩。長老道。怎麼像個賭勝的。侍郎道。天師立了許大的壇場。站在壇上。被着髮。仗着劍。踏着罡。步着斗。捻着訣。念着呪。這早晚天昏地黑。他的神將料應是下來了也。你也須立個甚麼法場

着個甚麼符驗說個甚麼咒遮攔着他的天神不降壇場都絕冇個贏手長老道天師有人答應會立壇場我貧僧沒人答應不會立壇場道士會捻訣我僧家不會捻訣道士會說咒我僧家不會說咒侍郎道普庵咒極饒舌那你可說些長老道普庵咒梵語重疊貧僧不曾學的侍郎道既不說咒只誦你自家的經典罷長老道連經典也不會誦侍郎道心經又明白又簡易這是好念的長老道若是心經幼年還說得一半到如今就是懸本也說不清了侍郎道你還是自幼兒出家你還是半路上出家長老道我是自幼兒出家的侍郎道怎麼不從個師父長老道我也拜過好幾個名師來侍郎大笑說道再不拜過名師還不知怎麼樣的螠蝤（革合）長老看見這個官長有許多的作興他他把個慧眼瞧他一瞧原來這個人已經五世爲男子到了七世就是地仙長老心裏想道

待我點他點兒說道你愁我不會諗經我有兩句話兒告訴你。你可聽我侍郎道學生也在門裏怎麽不聽長老道你可記得達磨西来一字無全憑心上用工夫若將紙上尋門路筆尖點干了洞庭湖侍郎大驚失色說道你賭了勝。待我来拜你為師。長老道你果是在門之人侍郎道這早晚天愁地暗。眾天將只在目下降壇你若是輸了。佛門也不好看相。長老道你甚麽要緊這等替我着急侍郎道我到為你。你自家越加不理着。這是甚麽時候這如今正是天翻地覆鬼哭神愁你要些甚麽東西。怎麽再不開口。長老道你問得緊我說了罷侍郎道是個甚麽長老道待我先尋個物件去取来侍郎道要尋個物件或是各牙行去支取或是宮府家去借辦。或是朝廷裏面去請旨。快當些。說罷長老道這個都不潔淨莫若還是我自家的罷侍郎道也快當些。取出来。長老把隻手

到袖兒裏。左掏右掏。又問說道你高遷的衙門是文是武還是
那裏管事。那侍郎心裏喫緊咬的牙齒䶅齰卜卜兒響却又撞
遇着這個和尚就是個綿花團兒再也扯扯不斷。急得他放出聲
來說道你管我甚麼高遷且拿出你的家火來也長老左掏右掏。
左摸右摸摸出一個鉢盂來。陳侍郎說道你這個師父原來越發
是個碍口餙羞的。這早晚還沒有用齋哩長老道不是用齋侍郎
道既不是用齋。却用些甚麼。長老道要些水兒侍郎道要些水兒
就費了這許多的唇舌。恰好的有一個穿白氅的走將過來侍郎
問他道。你是個甚麼人。其人道。小的是個巡班的圍牌校尉侍郎
道你替這師父掐些水來。那校尉接着鉢盂就走長老連聲叫道
掐水的快轉來。侍郎道老師你忒費事。與他掐水去罷。怎麼又叫
他轉來長老道你不曉得我要的甚麼水。那校尉到也是個幫襯

的連忙的轉来說道你要的甚麼水長老道你把洗了手脚的水不用揩校尉道小的怎麼敢長老道鉢盤裏的水不用揩房簷兒底下的水不用揩養魚池裏的水不用揩溝澗裏的水不用揩侍郎急得沒柰何。說道老師只管說個不用揩的。你把個用揩的水叫他揩便罷長老道不是你這個破頭樉這不用揩的水說到明日這早晚還說不盡侍郎聽之又惱又好笑說道你這等的磨賴纔做得和尚。你還是要些甚麼水長老道我要個沒根的水。那校尉聽見的沒根兩個字放下鉢盂望外就走侍郎道你且貼着。怎麼就走校尉道樹木便有根竹竿便有根不曾見個水說甚麼有根沒根我不會揩得另尋一個来揩罷侍郎又問道同是一樣的水老師怎麼講個有根沒根的言話碧峯長老道那長流的活水通着江海這就叫做是沒根那校尉曉得了沒根的水拿起鉢盂

又走長老只叫道揩水的快轉来侍郎道老師你怎麽這等三番
兩次叫人轉来長老道還有話不曾說得完校尉又轉来道請說
完了待我揩去罷長老道揩水時左手揩起就是左手拿来不要
放到右手裏去右手揩起就是右手拿来不要放到左手裏去行
路之時不要挨着那裏不要靠着那裏也不要站住在那裏一竟
捧着到我貧僧面前来這纔是没根到底那校尉連聲道曉得曉
得急忙的就走長老又叫道揩水的還轉来侍郎也厭煩了不去
問他只是那個校尉有緣又跑轉来說道還有甚麽分付長老道
你拿這個鉢盂去揩水之時止好在鉢盂底上皮上兒一層多了
便拿不起来校尉說道曉得曉得却急忙的離了九間金殿出了
五鳳楼前爺賞的玉河之上校尉心裏想道這個水直通江海却
是個没根的待我下去揩起一盂兒来心裏又想道那長老分付

道指多了水便自拿不起来。看將起来這個鉢盂只有恁的大些。的膂力可舉百鈞。怎麼會拿不起来。我且把個鉢盂滿上指了看是何如。果真的指滿了便就拿不起来。那怕你兩隻手。那怕你儘着力。只是個拿不起来去了些。還拿不起来。又去了些。還拿不起来再又去了些。還又拿不起来。一直去到底兒上只有皮上的一層。方纔拿將起来這個校尉也就曉得這個長老不是個等閑的那謨只見他一隻手舉起鉢盂兩隻脚蹺着路。又不敢偷閑又不敢搖手。一直拿到長老面前来。空得那個校尉渾身是汗。遍體生津。老爺說道放在地上。還要柳枝兒兩根好個校尉放了鉢盂轉身又取了兩根柳條兒遞與長老也不辭而去長老把個賭勝只當個要子兒把個指甲挑出一爪甲兒水来放在磚街之上寫了個水字左脚踏了把個鉢盂放在右壁廂柳條兒担着右脚踏

侍郎說道你也立個壇場做些手法長老道我也沒個壇場沒個手法侍郎道你不要碍口飾羞的你就用一百張桌凳也是有的你就用一百張椅兒也是有的你就用一百口水缸也是有的你就用一百個火爐也是有的你就用一百根桃木椿兒也是有的你就用五百面五方旗號也是有的你就用五百名上堂僧諷經也是有的你就用五百名青童也是有的你就用五百名軍勞也是有的你就用一百担千張馬甲也是有的長老道這都是天師用的貧僧用他不着侍郎道既用不着請都怎的能取勝長老道我這鉢盂兒的水就彀了侍郎嘆上一聲說道箭頭不行送折了箭桿也是沒有用處長老道不消你發激我這裏自有個處分侍郎也沒奈何告辭長老退回本班而去都說僧道賭勝張天師在九間金殿上立了壇場文武百官多半都是他的心腹也有

諗謡歌的也有唱道情的，都只是助張天師的與金碧峰長老叶
在玉闌干之下。只作不知天師又意大心高，老大的不放金碧峰
在心上長老看見那一天的雲向東南上漸漸的散了，天清氣清
知道天師有些不奈節了。伸起手來指着桌子上高聲大叫説道
張天師你也遣下天神來，待我貧僧取下六陽首級與你狸一遭
叫了兩三聲那天師自從五鼓上壇做法到了日中。還沒有些甚
麽証明功德恰又聽見和尚在壇下揚言心下也有幾分不自在
了。傳下一個法令分付誦黄庭經的且把黄庭經歌了。吹打的且
把樂器歇了。只許五方磨旗校尉磨動五方神旗他自家在七七
四十九張的桌兒上披着髮仗着劍踏着罡步看斗，捻着訣誦着
呪。先用先天一氣將用自己元神。惟上的取出令牌，拿在手裏連
敲三下。喝聲道一擊天門開，二擊地戶裂三擊馬趙温關赴壇天

師還是有些傳受果然的又是東南霧起西北風生真好一陣大

風有一律秋風詞為証。

詩曰

白帝陰懷蕭殺心　梧桐落盡又楓林　江蘆爭刮盈盈玉

籬菊搖開滴滴金　張翰棄官知國難　歐陽問僕覺商音

無端更妬愁人睡　亂送孤城月下砧

此時正是太陽當頂。午牌時分。被這個風一陣刮一陣。直刮得天

月無光伸手不見掌。面前不見人。百官們多半是天師的心腹。那

個不說道神將即刻降壇。那個不說道和尚都着輸了也。朝廷看

見這個天昏地黑也。怕走了和尚。差許多的官圍住了雲路丹墀。

那丹墀中高照點了一百二十對。那高照又有些妙處。也不知是

生來的好。也不知是制作得好。風越大。燈越明。話說這個燈到不



兜率洪宮飲耨池之八味

金碧峰水滃天門

靈霄巨浸佩陀伽之一九



怕風。只是天上的雲。到有些怕風原来刮得風大。把個黑雲都掀
將去了。一時間雲開見日。正交未晴。太陽當空。萬里明淨。没有了
雲也罷。連風也没有了些。天師心上的官員又說道。似這等萬里
無雲。神將想是在半路上回去了。張天師在于七上四十九張桌
子上激得只是爆跳。渾身是汗。直透重衣。心裏又激得慌。太陽又
晒得慌把那些符牒。一道未了。又燒一道。一道未了。又燒一道。一
氣兒燒了四十八道。符便燒了四十八道。天將都不曾見有半隻
脚兒下来。碧峰長老對着那個桌兒上高聲大叫道我把你當個
神僊的後代祖師的玄孫。原来盡是些障眼法。欺侮朝廷。只這三
日費了朝廷多少錢粮。你這㤿懕的道人怎麽敢與我真僧賭勝。
我欲待羸了你的項上六陽首級。又恐怕動了我殺之心。我欲待
饒了你的項上六陽首級。却又没有些甚麽還你的減僧之罪。也

罷。朝廷在上文武百官在前。自古道饒人不是癡〻漢不饒人我
且饒了你罷我自回名山去也。道猶未了。渾身上。金光萬道原來
這個和尚早已有影無形了。衆保官一齊上殿。面見萬歲爺〻齊
聲奏道。今日僧道賭勝。和尚早已回名山去了。萬歲爺道。僧道兩
家那個贏那個輸。衆保官說道。張天師符牒燒了四十八道並不
曾見個天將赴壇。那僧家說道。朝廷在上。文武百官在前。我且饒
了你罷我自回名山去也。萬歲爺道。僧家饒得他。我這裏卻饒不
得他。我若饒了天師。護相容隱。怎麼叫做個王法無私。即時傳下
旨意。着錦衣衛掌印官。即將張真人綑下壇塲。前赴市曹處斬。獻
上首級毋違。一聲叫斬。文武百官都吊了魂。只見三尺劍從天分
付。一羣虎就地飛來。劃剌〻推下人去。血淋〻献上頭來。這個君王
的旨意。就是一百張口也難分辨。一傍綁下天師。一傍開刀要斬。

天師口々聲々叫着寃枉、萬歲爺是個不嗜殺人之君。聽知天師口叫寃枉、誠恐他屈死不明、即時又傳下個旨意、權赦天師上殿分理。天師上殿。萬歲爺道、你今日賭勝不見勝。欺侮朝廷怎麽叫做寃枉。天師說道。臣有飛符五十道繞燒了四十八道。還有兩道飛符不曾燒、赦臣兩個時辰的死罪、臣再登壇遣神調將。若是再無天神降壇那時斬臣首級臣死甘心。聖旨一道。准赦張真人兩個時辰死罪、天師再上七々四十九張桌兒上去。也沒有個人去打桃樹樁。也沒有個人去磨五方旗、也沒有個人去動水缸兒裏的水。也沒有個人去燎火爐兒裏的火。也沒有個道官去誦黃庭經。也沒有個道士去吹、動樂器。只是自家披着髮。仗着劍噀着罡。步着斗、捻着訣、誦着呪、躡（幸沓）踏了一會。却又取出那個令牌來。拿在手裏連敲三下。喝聲道、一擊天門開。二擊地戶裂。三擊馬趙溫關

起壇敲了三下令牌急忙裏把個飛符燒了兩道猛聽得半空中
劃喇喇一聲响响處吊下了四位天神同是一樣兒的長長有三
十六丈 同是一樣兒的大大有一十八圍只是第一位生得白
白的白如雪

一稍元帥二華光　眉生三眼照天堂　頭戴叉上攢頂帽
五金磚在袖兒藏　火車脚下團團轉　馬元帥　速赴壇場

第二位生得黑黑的黑如鐵

鉄作幞頭連霧長　烏油袍袖峭寒生　潰花玉帶腰間滿
竹節鋼鞭手內擎　坐下斑斕一猛虎　四個鬼　左右相跟

第三位生得青青的青如靛

藍靛包巾光滿目　翡翠征袍花一簇　硃砂髮染遍通紅
青臉獠牙形太毒　祥雲靄靄離天宮　狠狠牙　妖精盡伏

第四位生得赤。赤的赤如血

鳳翅綠巾星火裂　三綹髭鬚腦後撒　卧蚕一皺肝膽寒
鳳眼圓睜神鬼怯　青龍刀擺半天昏　跨赤兎　壇前謾謁

原来面白的是個馬元帥。面黑的是個趙元帥。面青的是個温元帥。面赤的是個關元帥。這四位元帥。齊齊的朝着天師打了一個恭。齊齊的問聲道。適承道令宣調吾神。不知那廂聽用。天師看見了四位天神。可喜又可惱。可惱又可喜。怎麽可喜又可惱。若是天神早降壇場。免得賭輸了與和尚。這却不是個可喜又可惱。怎麽叫做個可惱又可喜。終是得了這四位天神赴壇。總免了那鋒鏑之苦。這却不是個可惱又可喜。天師問道我與和尚賭勝。諸神何不早赴壇場。四位天神齊齊聲答應道。並不曾曉得天師賭勝。天師道我有飛符燒来。諸神豈可不曾看見。天神齊聲道。不曾看見。天

師道我燒了四十八道豈可一道也不曾看見天神齊聲道止是適纔看見兩道天師道除這兩道之外先燒了四十八道天神齊聲道若說四十八道諸神實不曾看見天師道想是天曹那一個匿按我的飛符不行天神齊聲道天曹誰敢匿按飛符天師道諸神都在那裏公幹不曾看見飛符天神齊聲道今年南天門外大水就是倒了九江八河就是翻了五湖四海浪頭約有三十六丈多高淹了靈霄寶殿險些兒撞倒了兜率諸天故此小神們都在南天門外看水適纔落了早潮就有兩道飛符來到小神們見之特來聽調天師辭謝了四位天將下壇繳旨當有圓牌校尉覷着陳侍郎笑了一笑陳侍郎覷着校尉點一點頭怎麼圓牌校尉笑了一笑陳侍郎點一點頭原來南天門外的大水就是金碧峰鉢盂裏的水金碧峰鉢盂裏的水就是圓牌校尉揩的玉河裏無根

的水別的耳聞是虛陳侍郎眼見是實故此校尉笑一笑侍郎點一點頭却說文武百官看見四位天將對着天師講話一個〻一句〻都傳與萬歲爺得知萬歲爺聽知天將說話又聽知上方有這個水厄淹了靈霄殿險些兒撞倒了兠率天萬歲爺道天宮尚且如此有水不知今年天下百姓如何滿腔子都是惻隱之心只見天師下壇俯伏金階繳旨萬歲爺道上界有水天將來遲恕卿死罪只一件來死罪可恕活罪又不可恕天師道既蒙聖恩恕臣死罪怎麼又有個活罪難恕聖旨道要卿前往西番取其玉璽與朕鎮國這却不是個活罪難恕天師道伏乞陛下寬恩要取玉璽若無甚麼難處聖旨道怎麼取璽不難好個天師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心裏想道今日受了這個和尚許多由甲就在取璽上還他一個席兒罷回復道容臣明日上本保舉一人前往西洋取其玉

璽全然不難聖旨道朕要玉璽甚急限日上本又費了事修書不如面覩就是今日從直口奏罷天師道依臣口奏臣保舉適纔賭勝的和尚本事高強過洋取寶手到寶來聖旨道適間的和尚也不知其姓名怎麼叫他取璽天師道陛下究問保官便知他的端的聖旨一道宣陶學士劉誠意二卿上殿二臣即時俯伏金階奏道陛下何事宣臣聖旨道二卿保舉僧家那僧家甚麼名姓陶學士道小臣保狀上已經有了那僧人俗家姓金道號碧峰叫做個金碧峰和尚天師道就是這個金碧峰下洋取寶手到寶來劉誠意道天師差矣朝廷要璽你無故奏上朝廷滅了和尚今日你賭輸了與和尚又保舉和尚下西洋你這還是侮慢朝廷你這還是顛倒和尚這兩句話兒不至緊把個張天師連燒四十八道飛符的污又嚇出來了只見金階之下一字兒俯伏着四位老臣上問

道。四位老臣是誰。原来第一位成國公朱ㄙ第二位英國公張ㄙ第三位是衛國公鄧ㄙ第四位是定國公徐ㄙ四位老臣說道。天師既滅和尚。又保和尚。一功一罪。伏乞天恩寬宥則個。聖旨道。怎麽見得該寛宥他。四位老臣道。因是天師滅却凡僧。纔得聖僧。若不是滅却凡僧。怎麽得這個聖僧。功過相準。伏乞寛恩。聖旨道。依四卿所奏。赦天師無罪。只是那僧人不知何處去了。到那裏去尋他來。天師道。小臣有個馬前神筭。容臣筭來。聖旨道。着實筭來。天師笑了一笑。說道。臣筭他在西北方。五臺山文殊師利寺裏講經說法。聖旨道。你會筭他居住。怎麽不會筭他本事。又和他賭勝。天師道。臣已經筭他四卦。第一卦筭他是個廪膳生員。第二卦筭他是個王府殿下。第三卦筭他是個乞丐之人。第四卦筭他是個九十八九歲的老兒。到有個八十七八歲的没蹅蹤的媽ㄙ隨身所

洪陰陽反復老大的不識得他劉誠意道天師滿肚子都是算計
人的心腸怎怪得陰陽不准聖旨一道着張真人明日五鼓進朝
領旨前往五臺山欽取金碧峰長老無遺百官散班欽此文武百
官出朝天師也在出朝那保天師的四位老臣說道適來的和尚
就是屬起火樹的天師道怎見得那老臣道你不曾看見他胸的
一聲就上天了那兩個保僧人的大臣說道那長老是個騎麒麟
馬的天師道怎見得那大臣道你不看見他屁臘裏一縷烟只見
一個吏部侍郎姓陳聽見這些國公學士都在取笑說道今日的
和尚到是個熟讀嫖經的眾官道怎見得陳侍郎道你不看見他
得趣便抽身只見一個圓牌校尉在陳侍郎馬足之下走他也說
道這個和尚不但是熟嫖經大學中庸也熟侍郎道怎見得校尉
道老爺不曾看見他的鉢盂裏的是個今夫水一勺却又大家取

笑了一會各人歸衙不覺轉身便是半夜便是五更。金雞三唱曙色曚曨官裏陞殿。文武百官進朝天師進朝領旨。却不知天師領了旨意取的碧峰長老有功無功。却不知碧峰長老知道天師領了旨意取他来也不来。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張天師倒埋碧峰　金碧峯先朝萬歲

詩曰

天仗宵嚴建羽旄　春雲送色曉雞號　金爐香動螭頭暗
玉珮聲来雉尾高　戎服上趨承北極　儒冠列侍映東曹
太平時節難身遇　郎署何須笑二毛

這詩單道得是早朝的。却說僧道賭勝過了明日五更三點照萬歲

爺陞殿文武百官進朝天師早已在午門見駕朝廷爺和文武官議了國事宣上天師付了他一道欽旨。又付了他一面金牌萬歲爺道南京前往五臺有多少程途天師道有四千六百里萬歲爺道你怎麼曉得這個程途天師道臣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道途遠近無不周知萬歲爺道你今日去。幾時回朝。天師道臣今日去明日回朝萬歲爺道四千多里路程怎麼得這等的快天師道大凡欽差官旱路驢一頭要登山度嶺水路船一隻要風順帆開小臣既不是旱路又不是水路萬歲爺道莫非卿家有個縮地的法麼天師道也不是縮地法臣騎的是條草龍騰雲駕霧故此限不得路程萬歲爺道。既如此快去快來。天師辭了聖上。出了午門誦動真言宣起神呪踏上了草龍雲端上。霧騰上。起至半天之中。竟往五臺山文殊寺而去。卻說碧峰長老坐在法臺上講經早已就知



疑上添疑城帶夕陽聞鼓角

張天師倒埋碧峰

計中授計寺臨秋水見菩提



其情了。即時按住經典，離了法臺，心裏想道：這個天師儘有二八分鏌鋣我也。我和你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你怎麼又在朝廷面前保我去下西洋。只有一件，我若是去，不像個和尚家的勾當，我若是不去，佛門又不得作興。沉吟了一會，設了一計，叫聲家主僧上来分付本山大小和尚都要得知。今日朝廷有一道旨意，有一面金牌。欽差的就是張天師。特来此中取我進朝，去下西洋，取其國璽。天師心懷不良之意。我設一個妙計，搪抵天師。你們大小和尚依計而行，不可違拗悞事不便。衆和尚齊聲念上一聲阿彌陀佛。說道：弟子們誰敢執拗。長老對了家主僧附耳低聲說道：如此如此。長老起身便走。徒弟非幻，徒孫雲谷，两個說道：師父也教我們一教。却好回復天師的話語。長老道：你两個跟我来也。一個師父一個徒弟，一個徒孫，慢搖慢擺，一直擺到那海潮觀音殿裏去了

師父坐在上面入定徒弟坐在東一首入定徒孫坐在西一首入定正是

蕭寺樓臺對夕陰　淡烟疎磬散空林　風生寒渚白蘋動
霜落秋山黃葉深　雲盡獨看晴塞鴈　月明遥聽遠村砧
高人入定渾閒事　一任縱橫車馬臨

却說張天師收了雲霧。却却草龍落將下來。撇過五臺山。竟投文殊師利的古寺而來。纔進得寺門。天師高聲吽道聖旨已到。和尚們快排香案迎接開讀。只見走出一干僧人來。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長長矮矮。一個人一個白氊帽。一個人一身麻衣。一個人腰裏一条草縧。一個人脚下一雙草結的履鞋。大家打夥兒撞着佛爺爺面前的一張供桌。就是佛爺爺座前的花瓶就是座前佛爺爺的香爐迎接聖旨。天師大怒罵說道。你這和尚家這等意大。你們

終不然不服朝廷管轄。衆和尚說道。怎麽說個不服管的話。天師道。既是服管。你寺裏還有一個為首的僧人。叫做個金碧峰。怎麽不来迎接。你們這些衆和尚怎麽敢這等披麻帶孝出来。衆僧說道。欽差老爺息怒。實不相瞞。金碧峰是我們的師祖師父。我們是他的徒子徒孫。天師道。他怎麽不来迎接聖旨。衆僧說道。他前日来到南京和欽差老爺賭勝。受了老爺許多的氣。回来本寺。轉想轉惱。不期昨日三更時分。歸了西天。天師道。你看他這等的胡說。他是個萬年不能毀壞之人。怎麽會死。衆僧說道。欽差老爺不信。現今停柩在方丈裏面。天師心上却有幾分不信。拽起步来。望方丈裏面竟走。進方丈門来。果真的一口棺材。棺材盖上釘了四個子孫釘。棺材頭上搭了一付素幔。棺材面前燒了一爐香。點了兩枝蠟燭。供獻了一碗齋飯。天師見之。大笑了一聲。說道。金碧峰

不知坐在那裏把這個假棺材从來埋哉哩眾僧道棺材怎麼敢
有假的天師道既不是假的待我打開來看着說聲打開來看着
嚇得那些僧人面上相覷天師心下越加犯疑叫聲看刀斧過來
連叫了兩三聲眾僧人没柰何只得拿刀的奉承刀拿斧子的奉
承斧子天師叫聲開棺没有那個和尚敢開天師叫着這一個開
這一個說道我是個徒弟敢開師父的棺材叫着那一個開那一
個說道我是個徒孫敢開師公的棺材天師看見你也不開我也
不開心裏全是疑惑自家伸出手來舉起個斧子好個天師兩三
斧子把個棺材劈開來了開了看時佛家有些妙用端的是個金
碧峰条条直直睡在裏面天師道敢是活的睡在裏面謊我們伸
隻手到裏面去摸一摸只見個金碧峰兩隻眼閉的緊如鐵渾身
上冷的冷如雪果真是個死的天師心上又生一計說道怕他敢

是個閑氣法我若是被他籠絡了。不但辜負了數千里而来。且又便饒了他。要着寔儆。我不如削牲加上他一個楔。免得個他日噬臍。悔之無及。只見衆和尚說道。欽差老爺你眼見的是實了。俺們師父果真是個死屍麽。天師面上鋪堆着那一片假慈悲來說道我初見之時。只說是個假死。那曉得真個是他死了。他這會停柩在家。不當穩便。我和你埋了他去罷。衆和尚說道。怎麽要欽差老爺埋。我們的師父哩。天師道。你們衆人有所不知。你師父在南京與我賭勝之時。蒙他饒了我的性命。我却無以報他活命之恩。是我就在法壇之下。大拜了他四拜。拜你老爺為師。今日你的老爺歸天。我該有一百日緦麻之服。我有服的師弟肯教他暴露尸骸死而不葬。故此你們也趂我在這裏大家安埋了他。豈不為美。天師是個欽差。他說的話。那個敢執拗他的。只得是奉承他。二八分

衆和尚說道但憑欽差老爺內中有個不開口的各人有各人的忖度天師道你這個禪寺可有一所祖壠麼衆和尚道有一所祖壠天師道在那裏衆和尚道就近在山門左側百歩之內天師道傍祖安葬這也是個人情之常衆和尚道但憑欽差老爺就是天師道我與你三五個知事的先到祖墳上定個向點個穴誅個茅破個土築個坑砌個壙你衆人在寺裏照依毎常舊例出殯而来天師領了幾個和尚先到祖墳上去了其餘的這些和尚在寺裏敢違背了天師的號令只得擡出柩来哭了幾聲師父動了幾下响器列了幾對幢幡張了一雙寶蓋上来都說天師到了那祖墳上親自點了一個穴直點在祖墳後高岡之上衆和尚道恐怕忒上了些子天罡有損天師道碧峰老爺他不比甚麼凡僧埋得高纔照得西天近及至築坑砌壙天師站着面前分付工人方圓廣

闊。止用三尺直深却用一丈衆和尚道欽差老爺這個坑却築得有些不尷尬。天師道你們有所不知碧峰老爺是個聖僧瘞埋之法自與凡僧不同及至絹棺入土天師又揭開棺材來看了長老的屍首他便親手結着把個棺材頭先下棺材脚向上倒竪着在那坑裏衆和尚道欽差老爺這却不是個倒埋了天師道你們都是些俗人之見有所不知把他的兩脚朝天却不是踏着雲躡着霧輪動就是天堂若是兩脚朝地起步就蹉了地獄我這個都是瘞埋聖僧之法載在典籍你們莫嫌知事少只欠讀書多衆和尚也只有家主僧心裏好笑其餘的心裏吃惱好笑的心上解悟說道天師空費了這一段心機吃惱的不曾解悟說道天師不該這等樣兒待我師父怎麽家主僧心上解悟原來碧峰長老預先晓得天師到來預先曉得天師來時有個不良之意故此叫過家主

僧来附耳低聲敎他見了天師只說是師父死了又曉得天師不肯准信敎他到山門之外隣居家裏借了一口壽材停柩在于方丈之内又曉得天師一定要開棺驗尸又教他把師父的九環錫杖安在裏面又曉得天師要倒埋他敎他不要違拗憑他怎麽樣兒處分這都是將計就計佛爺運用之妙碧峰長老領了一個徒弟又一個徒孫坐在海潮殿上高張慧眼瞧着那個天師那麽鬼弄鬼弄猛然間大發一笑說道喜得我還是一個假死若是真死却不被他倒埋了我非幻道倒埋了却待何如長老道自古說得好大丈夫頂天立地終不然頂地立天雲谷道我和你怎麽樣兒處分他長老道有個甚樣兒處他我和你先到南京見了聖上敎他個一籌不展滿面羞慙好個碧峰長老金光一道帶着徒弟徒孫直冲南京來見聖上張天師還不解其中的緣故倒埋了碧峰

服了這口氣心上老大的寬快即時間出了文殊寺離了五臺山諷起真言宣動神呪踏上草龍雲慘慘霧騰騰起在半天之中竟轉南京而來却說五更三點萬歲爺陞殿文武百官進朝正是

月轉西山圓曙色　星懸南極動雲璈　千年瑞鶴臨丹地
五色飛龍遶赭袍　閶闔殿開香氣杳　崑崙臺接珮聲高
百官敬撰中興頌　濟上瑤宮上碧桃

却說萬歲爺陞殿文武百官進朝碧峯長老到了南京收了金光把個徒子徒孫安頓在會同館裏自家竟到午門外來聽宣只見萬歲爺和那文武百官講議了幾宗國事裁定了許多朝政黃門官奏道前日在雲路丹墀裏面和張天師賭勝的和尚戴着瓢帽穿的染衣一手鉢盂一手禪杖站在午門之外口口稱道聽宣聖旨道宣字輕了些不可說宣他只可說請他當留駕官傳旨道請長

老進朝那長老照舊時大搖大擺上將進朝見了聖駕也不行禮只是打個問訊把個手兒略節舉了一舉朝廷待他比初見時老大不同着實是十分敬重他了請到金鑾殿上賜他一個繡墩坐下稱他為國師說道朕有金牌淡墨差着天師前到國師的大刹禪林可曾看見麼長老道說起天師來一言難盡萬歲爺道怎麼叫做一言難盡長老道天師雖則是受了欽差賫了旨意捧了金牌來到貧僧荒寺這都是萬歲爺的鈞命他也是出乎無奈若還他的本心到底是個敬德不服老貧僧深知其心是貧僧略使了些小手段教小徒以生作死囚了他他開了貧僧的棺驗了貧僧的屍他就趁着這個機會兒把貧僧倒埋了纔下山來萬歲爺道這個怎麼使得埋人不如埋已道猶未了黃門官奏道張天師在午門外聽宣長老道萬歲爺着臣另坐在那裏且看天師進朝怎



衲子趨嗆寒著霽烟歸紫閣

金鑾峰先朝萬歲

袞衣披拂暖浮佳氣動皇城



的繳旨。怎的回話。聖旨道。叫當值的引這個國師。到文華殿上打坐。另有旨來相請。長老去了。方纔傳下旨意。宣進天師。只見天師頭戴的三梁冠。身穿的斬衰服。腰繫的草麻縧。脚穿的臨江板。做個哭哭啼啼之狀。走進朝來。萬歲爺明知其情。故意問他說道。天師你這重服。還是何人的。若論憲綱。除是父母的嫡喪。見朕乞求論葬乞求論祭。方纔穿得重服進朝。若是外孝。再沒有個戴進朝來之理。天師道。小臣的孝服。是家師的。萬歲爺道。怎麼師父也有這等的重孝。天師道。天地君親師。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故此小臣為着家師。戴此重孝。萬歲爺道。是那一位令師。朕聞得卿是家傳的本事。並不曾從遊着甚麼令師。天師道。就是前日賭勝的金碧峰家師。萬歲爺道。你兩家誓不兩立。豈有個從他為師之理。天師道。自從前日賭勝。蒙他饒了臣的六陽首級。是臣望空大拜了四

拜拜他為師萬歲爺道金碧峰是你的師你戴的是金碧峰的孝終不然金碧峰有甚麼不測之变天師道金碧峰歸到五臺山文殊寺半夜三更西歸去了萬歲爺道你去時可曾見他面麼天師道去遲了些不曾得相見萬歲爺道你怎麼樣盡個禮兒天師道小臣說那一切拜哭之禮俱屬虛文自古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今日碧峰家師已死臣無以為情只得替他傍祖安葬是小臣和他親自定的向點的穴誅的茅破的土築的坑砌的壙安葬了他然後回轉南京今日見駕萬歲爺道金碧峰和你驟面相識今日無常你到殯葬了他你如今受了朝廷的高官顯爵享了朝廷的大俸大祿朕有一日有所不免你却怎麼樣兒相待朕來天師那曉得萬歲爺的意思只要奉承得萬歲爺的喜歡高聲答應道萬々年龍歸滄海郎如待師父一同萬歲爺道似這

等說起來。連朕也要倒埋了。天師聽知得倒埋兩個字。把那連燒
四十八道飛符的汗。又嚇出來了。萬歲爺道。天師你也不要喫驚。
只有一件。沒有了這個和尚。怎麼得這個傳國璽歸朝。天師道。沒
有了這個人。委是難得其璽。萬歲爺道。別的和尚可去得麼。天師
道。除了金碧峯之外。再沒有這等一個僧人。萬歲爺道。你昨日到
五臺去了。又新到了一個和尚。也道你不合滅僧。也要與你賭勝。
天師心裏想道。這莫非是我命裏犯了和尚星剋麼。不是剋麼。怎
麼去了一個。又來一個。朝着聖上問道。這新來的和尚現在那裏。
聖上道。現在文華殿打坐。天師道。宣來與臣相見何如。聖上道。你
再不可又與他賭甚麼勝。天師道。謹遵明旨。再不敢有違。金鑾殿
上。傳下一道旨意。逕到文華殿。宣出一個和尚來。那和尚遠遠的
走將來。這天師遠遠的就認得了。却認得是個甚麼人。原來是天

師的家師已經倒埋了的天師認得是個金碧峰羞慙滿面冷汗沾衣心裏想道這和尚分〻明〻是我倒埋了他的如何又會起来長老看見天師問道天師你這渾身重孝爲着那個来天師無言可荅急〻的除了凉冠脫了斬服解了孝縧忙〻的簪上道冠披了法服圍了軟帶合着掌望長老盡禮也學僧家打個問訊長老道你既是我的徒弟你怎麼不拜我天師道弟子低頭便是拜長老道徒弟倒埋師父得甚何罪天師滿口只說是不敢〻〻長老道倒埋還是報德還是報仇哩天師道今後弟子再不敢胡爲望乞赦罪聖上道國師請坐下朕有一事請問長老坐下了回復道願聞聖上道國師俗姓金禪號碧峰可是哩長老道是姓金是號碧峰聖上道朕長見出家人髭鬚髮落地國師何爲落髮留鬚碧峰長老道貧僧落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萬歲爺聽見他這両句

話心下老大的重他却就把個下西洋的事央浼他了。說道朕請
國師進朝有一事相浼長老道悉憑聖旨。萬歲爺道朕有傳國玉
璽陷在西洋。曾有陰陽官奏朕說道。帝星出現西洋。這如今要到
西洋。取其國璽須煩國師下海去走一遭國師肯麼長老道須是
天師纔去得天師道還是國師纔去得哩若論小臣傳授祖宗的
不過是些印劍符水。止可驅神役鬼斬妖縛邪而已若是前往西
洋須索是斬將搴旗登先陷陣。旗開取勝。馬到成功。纔不羞辱了
朝命。小臣怎麽去得。長老道貧僧是個軟弱法門就只會看經念
佛。況且領兵動衆提刀殺人却不是個和尚幹的勾當聖旨道怎
麽要國師領兵統衆提刀殺人。只求國師前去大作一個主張便
是矣長老道既是只要貧僧做個證明功德貧僧怎敢有違。只是
天師也縣不得個懶聖上道天師也要他去。天師道小臣去了。龍

虎山中沒有了人長老道天師之言差矣豈不聞為國忘家不憚勞只這一句話兒不至緊把個天師就撐得他啞口無言只得應聲道去去聖旨道此去西洋有多少路程長老道十萬八千有零聖旨道此去西洋從旱路便從水路便長老道南朝走到西洋國並沒有旱路只有水路可通從水路便聖旨道此去路程國師可曉得麼長老道略節曉得些聖旨道國師曉得路程還是自家走過來還是書上看見來長老道貧僧是個遊腳僧四大部洲略節也都走過來聖上聽見他說四大部洲都已走遍了心上老大驚異他說道走遍四大部洲有何憑據長老道有一首律詩為証聖旨道律詩怎麼講長老道

踏遍紅塵不計程　看山尋水了平生　已經飛錫來南國

又見乘杯渡北溟　花徑不知春坐穩　松林未許夜談清

檐頭行李無多物　一束詩囊一藏經
聖旨道國師既是記得這些路程可略節說來與朕聽着長老道
天師也是曉得的。相煩天師說罷天師道我已曾說過來聖旨道
雖說過來朕久已忘懷了。長老道口說無憑貧僧有個小經摺兒
奉上朝廷龍眼觀看聖旨道接上來長老雙手舉起來奉上朝廷
聖上接着放在九龍金案上近侍的展開龍眼觀看只見一個經
摺兒盡是大青大綠粧成的故事青的是山山就有行小字兒註
着某山綠的是水水就有行小字兒註着某水。水小的就是江江
有行小字兒註着是某江水大的是海海有行小字兒註着某海
一個圈兒是一國圈兒裏面有行小字兒註着某國一個圈兒過
了。再一個圈兒一個圈兒裏面一行小字兒註着某圖某圖画兒
画得細字兒寫得精龍顏見之。滿心歡喜。說道國師多承指教了。

萬里江山在吾目中矣。叫聲近侍的你拉着這本兒把路程還念一遍與我聽着。長老道還是貧僧来念。聖上道從上船處就說起。長老道上船處就是下新河洋子江口。轉過来就是金山。聖上道這金山的水就是天下第一泉了。長老道便是。過了金山就出孟河。過了孟河前面就是紅江口。過了紅江口前面就是白龍江。過了白龍江前面却都是海。舟船望南行。右手下是萬歲的錦繡乾坤浙江福建一帶。左手下是日本扶桑。前面就是大琉球小琉球。過了日本琉球舟船望西走。右手下是兩廣雲貴地方。左手下是交趾。過了交趾前面就是個軟水洋。過了軟水洋前面就是個吸鉄嶺。萬歲道怎麽叫做個吸鉄嶺。長老道這個嶺生于南海之中。約有五百里遠。周圍都是些頑石坯。那頑石坯見了鉄器就吸將去了。故此名為吸鉄嶺。聖上道水底下可有這個吸鉄石麽。長老

道這五百里遠近無分崖上水下都是這個吸鐵石子兒。聖上道明日我和你下西洋。舟船卻怎麼過去。長老道也曾自有個過的聖上道。多謝國師。但不知那個軟水洋還是怎麼樣兒的。長老道這軟水洋約有八百里之遠。大凡天下的水都是硬的。水上可以行舟。可以載筏。無論九江八河。五湖四海。皆則一般。惟有這個水其性軟弱。就是一匹毛。一根草。都要着底而沉。聖上道似此軟水。明日要下西洋。卻怎麼得過去。卻不知這個軟水還是過得去還是過不得去。卻不知碧峰長老有擔當過這個軟水沒有擔當還不得這個軟水。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碧峰圖西洋各國　朝廷選掛印將軍

詩曰

雨足江潮水色新　碧琉璃滑淨無塵　潮回萬頃鋪平縠

風過千層簇細鱗　野鷺沙鷗爭出沒　白蘋紅蓼倩精神

個中浩蕩無窮趣　都屬中流垂釣人

這詩是于忠肅公秋水的詩。見得天下的水。都不似那個軟水。却說聖上聽得這個軟水。心上也有半分兒不喜。問說道。似此軟水。明日要下西洋。却怎麽得過去。長老道。貧僧也曾有個過的。天師忽然搶着說道。佛門軟弱。弱水也是軟弱。兩個都是一家。故此有個道理。長老道。不因軟弱。不得倒埋。天師不覺的赤面通紅了。說道。這又是舊文章來了。聖旨道。過了軟水洋。前面何如。長老道。軟水洋以南。還是南膳部洲。軟水洋以西去。却是西牛賀洲了。聖上道。西牛賀洲。是個甚麽地方。長老道。就却叫做西洋國。聖上道。既



西下諸洋列画圖而指掌

東與猛將撼山岳以揚威



叫做西洋。就在這裡止了。長老道西洋是個總名。其中地理疆界一國是一國。乞龍顏觀看這個經摺兒就見明白。聖上起頭一看。統看見這一十八國。說道。原来却有這許多國土也。長老道可知哩。第一國金蓮寶象國。第二國爪哇國。第三國女兒國。第四蘇門荅剌國。第五國撒髮國。第六國溜山國。第七大葛蘭國。第八國柯枝國。第九小葛蘭國。第十國古俚國。第十一國金眼國。第十二吸葛剌國。第十三國木骨國。第十四國忽魯國。第十五國銀眼國。第十六國阿丹國。第十七國天方國。第十八酆都鬼國。經摺兒已自開得清。長老口裏又說得明。說得個萬歲爺爺心神飛度西洋國。恨不得伸手過將玉璽来。說道。國師西洋的路程。朕已知道了。這個經摺兒朕收下。却不知下西洋還用多少官員。還用多少兵卒。你說来與朕聽着。長老道。下西洋用多少官員。用多少兵卒。貧僧也

有一個小經摺兒。奉上朝廷。龍顏觀看。聖旨道。好好好。原來國師也有個經摺兒。快接上。米長老雙手舉起來。奉與聖上。聖上接着。放在九龍金案上。近侍的展開。龍眼觀看。只見這個經摺兒。却沒有那大青的顏色。也沒有那大綠的粧點。只是素上淨上幾行字兒。聖上叫聲道。近侍的接着這個本兒上的字。念一遍與我聽着。近侍的念着說道。第一行計開二字。第二行總兵官一員。掛征西大元帥之印。第三行副總兵官一員。掛征西副元帥之印。第四行左先鋒一員。掛征西左先鋒大將軍之印。第五行右先鋒一員。掛征西右先鋒副將軍之印。第六行五營大都督。中都。左都。右都。坐都。行都。各掛征西大都督之印。第七行四哨副都督。參將。遊擊。都事。把總。各掛征西副都督之印。第八行指揮官一百員。第九行千戶官一百五十員。第十行百戶官五百員。第十一行管糧草戶部

官一員。第十二行觀星斗陰陽官十員。第十三行通譯番書教諭官十員。第十四行通事的舍人十名。第十五行打幹的餘丁十名。第十六行管醫藥的醫官醫士。一百三十二名。第十七行三百六十行匠人。每行二十名。第十八行雄兵勇士三萬名有零。第十九行神樂觀道士二百五十名。第二十行朝天宮道士二百五十名。念畢。聖上道。原來國師是個法演三千界。胸藏百萬兵。萬歲爺心上老大的驚異。他說道。還有天師當任何職。當填註在那行。長老道。天師照舊官職。管理軍師事務。不必另加官職。故此不曾填註。名姓。萬歲爺道。國師當任何職。當填註在那行。長老道。貧僧只好做個証明功德。故此不曾填註名姓。萬歲爺道。既是國師與天師不肯填註名字。料應是不敢把個官職相煩。這的朕不相彊。只是明日出師之時。斬妖縛邪。在天師身上。扶危濟難。在國師身上。欽

只都要用心竭力、馬到功成旗開得勝。不負今日倚托之重。總稱
朕心長老道貧僧和天師各當效力。不費聖心萬歲爺道下西洋
的路程有了一個經摺兒朕已知道了下西洋的官員兵卒。又有
一個經摺兒朕又知道了。只是國師說道南朝去到西洋。並無旱
路只有水路可通既是水路。雖則是個船隻還用多少。還是怎麽
樣的制度國師你心上可曾料理一番麽碧峰長老道過洋用的
多少船隻怎麽樣兒制度貧僧也有一個經摺兒奉上朝廷龍眼
觀覽聖旨道妙、妙、妙、原來也有一個經摺兒快接上來。長老雙手
舉起來奉與聖上聖上接着放在九龍金案上近侍的展開龍眼
觀看。只見這個經摺兒又是大青大綠的故事青的畫得是山綠
的畫得是海海裏畫得是船船又分得有個班數每班又分得有
個號數。不知總是多少班數。每班有多少號數。今番萬歲爺一天

好事喜中喜滿紙雲烟佳更佳不叫近侍的來觀只是龍眼親自觀看只見頭一班畫的船約有三十六號每隻船上有九道桅那小字兒就塡着說道寶船三十六號長四十四丈四尺濶一十八丈第二班畫的船約有一百八十號每隻船上有五道桅那小字就塡着說道戰船一百八十號長一十八丈濶六丈八尺第三班畫的船隻約有三百號每隻船上有六道桅那小字兒就塡着說道坐船三百號長二十四丈濶九丈四尺第四班畫的船約有七百號每隻船上有八道桅那小字兒就塡着說道馬船七百號長三十七丈濶一十五丈第五班畫的船約有二百四十號每隻船上有七道桅那小字兒就塡着說道粮船二百四十號長二十八丈濶一十二丈船五班共計一千四百五十六號每一號船中間有明三暗五的廳堂有明五暗七的殿宇每一號船上面有三層

天盤每一層天盤裏面擺着二十四名官軍日上看風看雲夜來觀星觀斗這個經摺兒萬歲爺看了。心上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怎見得一則以喜因有了這個船隻却就到得西洋到得西洋。却就取得國璽這不是個一則以喜却這個船數又多制作又細費用又大須是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粮來總方彀用這不是個一則以懼萬歲爺終是取璽的心勝。不怕他甚麽事幹得不成此時已自是落日啣山昏鴉逐隊。聖旨一道百官散班着僧錄司迎送國師到于長干上刹各住持輪流供應着道錄司迎送天師到于朝天宮。各道官輪流供應萬歲爺退回乾靜宮。心裏有老大的費想怎麽費想却說這個下西洋的事務重大用度浩繁。一行一止都在萬歲爺的心上經綸。到了九龍繡榻之上睡不成寐只見更又來。夜又長果真是

秋夜長　殊未央　月明白露澄清光　層城綺閣遙相望
川無梁　北風受節南鴈翔　崇蘭委質時菊芳　鳴環曳履
出長廊　為君秋夜擣衣裳　纖羅對鳳凰　丹綺雙鴛鴦
調砧亂杵思自傷　征夫萬里戍他鄉　鶴關音信斷　龍門
道路長　君在天一方　寒衣徒自香
萬歲爺睡不成寐叫起近侍的來開了玲瓏八窓捲起珠簾絳泊
只見萬里長空。一輪明月。果真是
三五月華流烟光　可憐懷歸道路長　逾江越漢津無梁
遙々思來夜茫々　昭君失寵辭上宮　蛾眉嬋娟臥氈穹
胡人琵琶彈北風　漢家音信絕南鴻　昭君此時怨畫工
可憐明月光朧朧　節既秋兮天向寒　沅有漪兮湘有瀾
沅湘糾合淼漫々　洛陽才子憶長安　可怜明月復圓々

逐臣戀主心彌恪　棄妾忘君情不薄　已悲芳歲徒淪落
復恐紅顏坐銷鑠　可憐明月方照灼　向影傾身比葵藿
一船明月不至緊還有一天星斗。燦燦爛爛。果真是
萬物之精為列星　庶民象兮元氣英　認衍約兮其挽搶
瞻瑤光兮其玉繩　歌既稱兮列重耀　傳嘗聞兮還夜明
牽牛服箱兮不以　今夕在戶兮識取　辰參主兮為晉商
箕畢分兮見風雨　為張華兮而見訴　感仲尼兮以常聚
中方定兮作楚宫　三五彗兮彼在東　子韋識宋公之德
史墨知吳國之凶　軒轅大電兮繞樞　白帝藥清兮流虹
東井漢祖兮興起　梁沛曹公兮居止　驚嚴光兮帝共卧
笑戴逵兮自求死　息夫指之兮獲罪　巫馬戴之兮出治
燦連貝兮倚殘離　授人時兮命兮和　二使兮隨之入蜀

五老兮觀之遊河　歲則降靈於方伯　昴則淪精於肖何
清為瑯兮濁為畢　亂如雨兮隕如石　天錢瞻兮於北落
老人指兮於南極　任彼慧光兮竟天　然而聖朝兮妖不勝
德

萬歲爺對月有懷因星有感。龍腹中。猛然間想起一樁事來了。遂傳旨意宣上印綬監掌印的太監来這呌做是個殿上一呼階下百諾旨意已到誰敢有違只見印綬監掌印的太監即時來到跪着珠簾之外。聽旨。萬歲爺道你是印綬監掌印的太監麽太監道奴婢是印綬監掌印的太監萬歲爺道你監裏可有餘剩的金銀印信麽太監道本監並沒有個餘剩的金銀印信萬歲爺道我原日過南京之時。四十八兩重的坐龍金印。有若千顆數。五十四兩重的貼虎銀印有若顆數。三十六兩重的蹲虎印走較印盤蛇印。

虬髯印。龜紐印。鰲魚印。蝦蟆印。也不計其数你戢掌印綬怎麽說得一個没有印。太監道本監戢掌印綬俱是奉爺爺聖旨禮部鬪會篆文旋時鑄成一個印。旋時鐫上幾個字這却都是新的並没有個舊時印信。萬歲爺道我這舊時的印信。從那裏去了。太監道既是舊時的印信。俱屬寶貝敢在寶藏庫裏麽聖旨道急宣寶藏庫的庫官来。原来寶藏庫設立在內殿。掌管的不是個庫官。也是個太監一聲有旨。只見寶藏庫的太監飛星而来。磕頭如搗蒜連聲稟道爺爺喚奴婢。有何旨意萬歲爺道你寶藏庫裏可有舊時的金銀銅鉄的印信麽太監道有。有。有。萬歲爺道你快把那四十八两重的坐龍金印。取過两顆来。你再把五十四两重的站虎銀印。取過两顆来。你再把三十六两重的螭虎印。取過五顆来。你再把三十四两重的虬髯印。取過四顆来。那寶藏庫的太監即時取過

許多的印来萬歲爺分付印綬監太監捧着此時正是金雞三唱曙色曚朧萬歲爺陞殿文武百官進朝只見淨鞭三下响文武兩班齊聖上道今日文武百官都會集在這裏朕有旨意百官細聽敷宣百官齊聲道萬歲萬歲萬萬歲有何旨意臣等欽承聖上道朕今日富有四海之内貴為天子上承千百代帝王之統緒下開千百代帝王之將来所有歷代帝王傳國璽陷在西洋朕甚憫焉合行命將出師掃蕩西洋取其國璽先用總兵官一員掛征西大元帥之印朕如今取出一顆坐龍金印在這裏那一員官肯去征西即時出班掛印連問了三四聲文班穆悄不鳴武班風停草止聖上又問了一回只見班部中閃出四員官来朝衣朝冠手執象簡一字兒跪在丹陛之前聖上心裏想道這四員官莫非是個掛印的来了心裏又想道這四員官人物鄙萎未可便就征西當駕的

問道見朝的甚麼官員那第一員說道小臣是欽天監五官靈臺郎徐某第二員說道小臣是欽天監五官保章正張某第三員說道小臣是欽天監五官保章副陳某第四員說道小臣是欽天監五官挈壺正高某聖上道你們既是欽天監的官員有何事進奏欽天監齊聲道臣等夜至三更仰觀乾象只見帥心入斗口光射尚書垣故此冒昧仰奏天庭聖上道帥星入斗口敢是五府裏面公侯駙馬伯麼欽天監齊聲道公侯駙馬伯應在右弼星上不是斗口聖上道莫非是六部裏面尚書侍郎麼欽天監說道尚書侍郎應在左輔星上不是斗口聖上道既不是武將又不是文官却那裏去另尋一個將軍掛印欽天監道斗口係萬歲爺的左右近臣聖上道左右近臣不過是這些内官太監他們那個去征得西洋掛得帥印只見殿東首班部中履聲琯琯環珮琤琤閃出一位



朝廷選掛將軍印

天子臨軒雉扇繞分金闕曉


將軍掛印龍旂盡引玉階春

青年侯伯來。垂紳正笏。萬歲三呼。萬歲爺龍眼觀之。只見是個誠意伯劉某。聖上問道劉誠意有何奏章。劉誠意道。小臣保舉一位内臣。征得西。掛得印。聖上道是那一個。劉誠意道。現在司禮監掌印的太監姓鄭。名和。聖上道怎見得他征得西掛得印。劉誠意道臣觀天文察地理。知人間禍福。通過去未來。臣觀此人。若論他的身材。正是下停短兮上停長。必為宰相侍君王。若是庶人生得此。金珠財寶滿倉箱。若論他的面部。止是面闊風頤。石崇擅千乘之富。虎頭燕頷。班超封萬里之侯。又且是河目海口。食祿千鍾。鐵面劍眉。兵權萬里。若論他的氣色。紅光橫自三陽。一生中須知財旺。黃氣發從高廣。旬日内必定遷官。聖上道。只怕司禮監太監老了些。劉誠意道。乾姜有棗。越老越好。正是龜息鶴形。純陽一夢還仙境。明珠入海。太公八十遇文王。聖上道。卻怎麽又做太監。劉誠意

道只犯了些面似橘皮孤刑有准印堂太窄妻子難留故此在萬歲爺的駕下做個太監聖上道既是司禮監可就是三寶太監麽左右近侍的說道就是三寶太監聖上道既是三寶太監下得西洋掛得帥印快傳旨意宣他進朝即時傳下一道旨意即時三寶太監跑進朝來磕了頭謝了旨聖上道我今日出師命將掃蕩西洋取其國璽要用總兵官一員掛征西大元帥之印劉誠意保你下得西洋掛得帥印你果是下得西洋麽你果是掛得帥印麽三寶太監道奴婢仗着萬歲爺的洪福情願立功海上萬里揚威奴婢是下得西洋奴婢是掛得帥印聖旨道着印綬監遞印與他着中書科寫勅與他三寶太監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拔丹墀下去有詩為証

詩曰

鳳凰池上聽鶯笙　司禮超承舊有名　袍笏滿朝朱履贈
弓刀千騎鉄衣明　心源落落堪為將　膽氣堂堂合用兵
撚指西番盡稽顙　一杯酒待故人傾

聖上道征取西洋。次用副總兵官一員。掛征西副元帥之印。朕還取得有坐龍金印一顆在這裏。是那一員肯去征西。出班掛印。又問了一聲。還不見有人答應。聖上道適來欽天監照見帥星入斗口。光射尚書垣。司禮監是個斗口。今番副元帥。卻應在尚書垣。你們六部中須則看一個出来掛印。道猶未已。只見右班中閃出一位大臣。垂紳正笏。萬歲三呼。說道臣願征西。臣願掛副元帥之印。聖上把個龍眼覷看之時。這一位大臣身長九尺。腰大十圍。面闊口方。肌肥骨重。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歷諫議之郎。九轉三遷。践樞陟要。先任三邊總制。屹萬里之長城。現居六部尚書。校

入方之戎籍，叅賛机務，為茁為梅，中府協同，乃文乃武，堂上相貌

說甚麽燕頷食肉之資，耿耿心懷衛是世馬革裹尸之志。正是：門

迎珠履三千客，戶納貔貅百萬兵。原来是姓王，名ㄙㄙ，山東青州府

人氏，現任兵部尚書。聖上道：「兵部尚書，你肯征進西洋麽？你肯掛

副元帥之印麽？」王尚書道：「小臣仰仗天威，誓立功異域，萬里封侯

小臣願下西洋。小臣願掛副元帥之印。」聖旨道：「着印綬監遞印與

他，着中書科寫勑與他。」王尚書掛了印，領了勑，謝了恩，竟出本班

而去。有詩為証：

詩曰：

海岳儲精膽氣豪　班生彤管呂虔刀　列星光射龍泉劍

瑞靄香生獸錦袍　威振三邊勛業重　官居二品姓名高

今朝再掛征西印　兩袖天風拂海濤

聖上道征取西洋要用左先鋒一員掛征西左先鋒大將軍之印朕取得有站虎銀印一顆在這裏那一員任左先鋒之職願掛大將軍之印也一連問了幾聲不見有個官員答應怎麽問着個征西偏再沒人肯答應原来下海兩個字有些唬怕人故此文武官員箝閉不敢開口聖上又問上一聲只見殿東首班部中閃出一位老臣来履聲琣ヽ環佩琤ヽ原来是個英國公張ム直至丹墀之内三呼萬歲稽首頓首奏道微臣保舉兩員武官堪充左右先鋒之職聖上道朕求一個左先鋒且不可得老卿連右先鋒都有了這都是個為國求賢深得古大臣之體但老卿保舉的還是甚麽人英國公道他兩個人都是世胄之家將門之子執干戈而衛社稷參盟府之勛侍孫武以為師深達豹韜之略一個虎頭燕項捲毛髩落腮鬍長ヽ大ヽ襟不ヽ倒的偏漢一個銅肝鉄膽凹子臭

銅鈴眼，粗粗笨笨。選得上的將軍一個武執髙強。一任他大的鉞小的斧，長的鎗，短的劍，件件皆能。一個眼睛溜煞，憑着些。遠的箭近的砲，飛的彈，掣的鞭，般般盡會。一個站着就是李天王降下凢塵千里，只少一把降魔劍。一個坐下。恰如真武爺坐鎮北極，面前只少一桿七星旗。一個人如猛虎，馬賽飛龍，抹一角，明晃晃電閃旌旗日月髙。一個威風動地，殺氣騰空，喝一聲，黑沉沉雷轟鞏鼓山河震。一個是姓張名計，定遠人也，現任羽林左衛都指揮之職。一個姓劉名蔭，合肥人也，現任羽林右衛都指揮之職。這兩個武官下得西洋，掛得左右先鋒之印。聖上道：依卿所奏。即時傳下兩道旨意，宣上羽林衛兩員官來。羽林衛兩員官即時宣上金鑾殿。萬歲爺龍眼看來，果真的不負英國公所舉，旨意道：着印綬監各送一顆站虎銀印與他，着中書科各寫一道先鋒勅與他兩員官各

掛了印各受了勅各謝了恩各回本衙而去有詩為証

詩曰

英傑天生膽氣豪　先鋒左右豈辭勞　斗牛並射龍泉劍
雨露均沾獸錦袍　九陛每承皇詔寵　雙眸慣識陣雲高
此回一吸鯨波盡　歸向南朝讀六韜

英國公也回本班而去。聖上道征取西洋。還用五營五員大都督各掛征西大都督之印。還用四哨四員副都督。各掛征西副都督之印。印綬監有印在此。你們班部中不論文官武將。但有能征進西洋者。許即時出班掛印。道猶未了。殿東首。班部中。又閃出一位老臣來履聲珰珰。環珮錚錚。原來是定國公徐ム。他直至丹墀之內。三呼萬歲。稽首頓首。奏道。三軍之命。懸于一將。用之者不得不慎。今日征進西洋。事非小可。五營四哨。又非一人。依臣所奏。許文

銅鈴眼。粗々笨々。選得上的將軍一個武執高強。一任他大的鉞、小的斧。長的鎗。短的劍。件々皆能。一個眼睛溜煞。遶着些。遠的箭。近的砲。飛的彈。摯的鞭。般々畫會。一個站着就是李天王降下凡塵。手裏只少一把降魔劍。一個坐下恰々真武爺坐鎮北極。面前只少一桿七星旗。一個人如猛虎。馬賽飛龍。抹一角。明晃々電閃旌旗。日月高。一個威風動地。殺氣騰空。喝一聲。黒泥々。雷轟鼙鼓山河震。一個是姓張名計。定遠人也。現任羽林左衛都指揮之職。一個姓劉名蔭。合肥人也。現任羽林右衛都指揮之職。這兩個武官下得西洋。掛得左右先鋒之印。聖上道依卿所奏。即時傳下兩道旨意。宣上羽林衛兩員官來。羽林衛兩員官。即時宣上金鑾殿。萬歲爺龍眼看來。果真的不負英國公所舉。旨意着印綬監各遞一顆站虎銀印。與他着中書科各寫一道先鋒勅。與他兩員官各

掛了印。各受了勅。各謝了恩。各回本衛而去。有詩為証

詩曰

英傑天生膽氣豪　先鋒左右豈辭勞　斗牛並射龍泉劍
雨露均沾獸錦袍　九陛每承皇詔寵　凄眸慣識陣雲高
此回一吸鯨波盡　歸向南朝讀六韜

英國公也回本班而去。聖上道征取西洋。還用五营五員大都督各掛征西大都督之印。還用四哨四員副都督。各掛征西副都督之印。印綬監有印在此。你們班部中不論文官武將。但有能征進西洋者。許即時出班掛印。道猶未了。殿東首班部中。又閃出一位老臣来。履聲咭々。環珮錚々。原来是定國公徐厶。他直至丹墀之內。三呼萬歲。稽首頓首。奏道。三軍之命。懸于一將。用之者不得不慎。今日征進西洋。事非小可。五营四哨。又非一人。依臣所奏。許文

武各官保舉上来取用奉聖旨依卿所奏許百官即推堪任正副都督的缺十員来看這些文武百官奏了旨意議論所知五府都督說道考核將材本兵官的事打一個恭請兵部尚書定奪兵部尚書說道今日此舉時刻有限未可造次須是你本官舉薦打一個恭請五府侯伯定奪定回公道今日選將出征事務重大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這如今或是那一員堪任正都督或是那一員堪任副都督先許五府侯伯諸名推来次用六部官僉名保結次後本兵官裁定恭詳請旨定奪如此再三庶免用不失人前無債事文武百官齊聲道老總兵言之有理即時間府中推出一員部中僉名保結本兵官裁定恭詳一會兒府中又推一員部中僉名保結本兵官裁定恭詳再推一會兒府中又推一員部中僉名保結本兵官裁定恭詳三推四保五結六詳七裁八定頃刻裏把

個長単塡遍了。也有推了沒保結的、也有上保結過不得本兵官的又推又保。又過得本兵官的約有二十多員百官俯伏丹墀稽首頓首奏道臣等㯲保堪任正副都督的官員姓名開具揭帖進呈御覽伏乞聖裁奉聖旨有點的是文武百官欽此欽遵即時間奉聖旨點了的。御命而來。拜舞丹墀之下。見朝已畢當駕的說道五營五員大都督。站立丹墀中左側四哨四員副都督站立丹墀中右側鴻臚寺唱名。印綬監交印。中書科付勅。只見五營五員大都督一字兒站着丹墀中左側四哨四員副都督一字兒站着丹墀中右側鴻臚寺站在班首唱名說道第一營第一員大都督姓王名堂便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二營第二員大都督姓黃名棟梁便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三營第二員大都督姓金名天雷便應聲道

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四營第四員大都督
姓王名朋王朋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
第五營第五員大都督姓唐名英唐英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
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有詩為証

詩曰

少年乘勇氣　五虎過烏孫　力盡軍勞苦　功加上將恩
曉風聽戍角　殘月倚城門　共掛征西印　鯨波漾月痕

五營五員大都督過了就到四哨四員副都督鴻臚寺又唱道第
一哨第一員姓黃名全彥全彥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
階下而去第二哨第二員姓許名以誠以誠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
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三哨第三員姓張名柏張柏應聲道有掛了
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四哨第四員姓吳名成吳成掛了

[illegible]鎮了[illegible]謝了恩竟拔階下[illegible]去[illegible]

詩曰

旗節齊開安睦　風高漢武威　營門連月轉　戍角逐烟催

青海聞傳箭　天山報合圍　今朝携劍起　馬上疾如飛

聖上道征取西洋。還要用指揮官一百員千戶官一百五十員百戶官五百員着兵部尚書逐一推上来看以便鑄印與他却不知

聖上取到這些官有何重用處却不知兵部尚書取到那些官

来復旨且听下回分解

謝了恩竟拔階下　西去有詩為証

第五營第五員大都督姓唐名英唐英　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勑

姓王名朋王朋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勑　謝了恩竟拔階下　西去

有掛了印領了勑　謝了恩竟拔階下　西去第四營第四員大都督